

西
臺
集
三



西臺集

二

畢仲游撰

西臺集卷十

尺牘

上蘇內翰

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適值知府龍圖內翰請外。將赴汝陰。僅得再請候門下。而荷眷逾厚。知獎更深。殆非後進晚學所敢望于先生大人者也。自疇昔違奉。累更晦朔。不審卽日台候動止何似。某待罪河東。以託庇左右之故。苟免如昨。幸復霑祿食。而巳不及親養。追念摧感。涕慕何言。邈未知侍見之期。仰惟體上眷倚。精固生理。入輔天子。以稱中外之望。不宣。

又

某去冬至晉郡。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尋值易帥多故。及被旨往河外。體量道路險惡。風雪寒苦之阨。前此未嘗歷也。近以詔使自京來。故且歸太原。以待會議。中間欲治問起居之何如。旣欲稍盡區區。而復忙擾如此。轉成稽緩。愧恐何勝。

又

向在京師。嘗蒙借重。舉以自代。辱門下之顧有年矣。今日之祿食。未必不由平昔之許與。而又出力如此。區區感激。義當如何。惟謹職事。甘貧賤。庶幾不辱。以圖報于左右。伏惟台慈幸察。

上文潞公

仲春漸暄。伏惟鈞體起居萬福。一向以遭罹家難。久不通問。不自死滅。復餘殘骸。以就祿食。既已到河東。卽欲敍致。以請問起居之何如。適當新秦被寇之後。種種多事。異于平日。未能收率。患難荒忽。已散之思慮。而爲竿牘之間。遂至後時。豈勝愧恐。近日河外歸。纔得定居。謹奉前啓。布區區萬一。仰惟眷憐。俯賜亮察。

上韓左相

伏自登庸廟堂。再貢竿牘之間。于左右。竊想卽關聽覽。仲冬嚴寒。恭惟機政多暇。鈞體起居萬福。某近蒙恩除守奉寧。已赴治東來。道途區區。幸免如昨。趨覲未展。伏覬上爲宗社精調寢餽。副四海具瞻之望。卑誠戀祝之至。

上呂微仲相公

久違材館。下情伏深兢仰。卽日秋暑尙熾。恭惟神衛起居。百福潛舍。某營職區區。幸免末由躬至。門下請侍。伏望上體宗社。精加寶練。私誠惓惓之禱。

又

不審某官自到安陸以來。鈞況何似。居處飲食。仰計足以衛天和而固生理也。某愚不肖。以家世仕宦之故。竊祿食于內外。僅能不失門戶。雖無他長。以自見。而甘貧守分。則有年矣。今雖闊遠教誨。日增闕陋。其

愚不肖之心猶前也。顧貧與分其何敢忘。方爲賤事所拘。不獲親奉杖席。仰承咳唾之音。以自慰。幸區區之誠。發于寤寐。伏維台慈亮察。

又

某嘗慕用門下之義。昨自奉使河東還朝。實辱收恤之厚。而官局請謁有常。實無從數至于前。以承教誨。今者某官燕閒無事。可以日侍左右。而蹤跡東西無定。且復去門館甚遠。惟拜狀附承起居而已。豈勝南望引領向戀之至。

上王彥霖樞密

夏序清和。伏惟鈞體起居萬福。遠奉門下累歲。日有兢仰。伏惟道存帷幄。功在生民。鎮撫之餘。諒多燕適。某以奉使在遠。未獲趨詣屏著。伏冀體國爲民。精護寢饋。下情惓惓依歸之至。

又

比雖累得奉啓左右。皆緣職事。以常禮貢聞區區。所欲言者。與銜恩佩德之私。蓋未暇布陳有以也。不識台慈能賜亮否。卽日伏審朝廷曲徇誠請。易地三城。然全節鯁義。中外所仰。諒無暖席之期。卽還廊廟。疏遠之跡。將永有庇賴。以觀太平之成效。豈勝惓惓。

上安樞密太尉

近以事至河南。造請門下。曲承顧存撫接之厚。感不容言。拜違左右。已再更晦朔。依投繫戀。蘊結于中。季

冬極寒。恭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順衛太和。永輔聖世。卑情惓惓頌祝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主上初政之所希望。入籌帷幄。再長鴻樞。上自搢紳先生有識之士。下至行道之人。皆知鼓舞。如出一意。豈特四夷懾服。可見兵革之不試。而全德重望故將。師長百僚。大爲制作。以嚮太平之盛。天下幸甚。某以職業有守。無由同百執事陪預慶列。瞻望台屏。下情無任歡忭依歸之至。

又

近審肆覲。入侍經闈。嘗奉竿牘。請賀門下。竊知已關聽覽。仲季嚴寒。恭惟機政暇裕。鈞候起居萬福。某待次累月。近准勅除管勾崇福。遂得復霑祿食。仰繫恩造。感激何言。趨府未展。伏覲上爲宗社精調寢養。卑情惓惓祝頌之至。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比者恭審某官。以主眷之益隆。與天下廩廩嚮于治。定再登廊廟。進長鴻樞。華萼交輝。以極一門之盛。而台躔舊德。道在累朝。其所以運籌帷幄。折衝萬里者。蓋實今日倚重焉。中外幸甚。某以居處在外。不獲同百執事陪預慶列。謹啓通于左右。因布悰誠萬一。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上李資政邦直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河東舊稱事簡。自某到任。適當新秦被寇之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昔。而道路奔走。亦增倍于他時。雖銜恩佩德之私。無日不在門下。而簡牘之間。至今方得通于左右。負愧懷恐。何可勝言。伏惟老成舊德。士夫所望。佇還廊廟。永庇中外。踈遠之跡。亦將跂足以觀太平之成效。何勝惓惓。

又

比于太原相公坐間。得聞起居之況。以自慰。又獲窺近日所著扶華堂碑文。伸紙一讀。神意悚動者久之。蓋非近世之所謂碑文也。

回盛少卿

某啓。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卽外官苟祿。故雖再至門下。而不得款奉教語。臨去都伏蒙臨貺。旅次值出。不獲望見車馬。感戀至今。春序布和。伏惟尊體強豫。某待罪河東。營職粗遣。內託庇庥。以苟免于罪戾。末由省見。伏惟體上眷矚。精護生理。下誠區區。

又

不審近日起居何似。伏蒙不遺。遠賜教墨。匪知遇之厚。何以及此。佩服眷意。惟深愧恐。某比到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中間得旨。往河外體量。前月下旬。方還太原。上記稽緩。由此幸冀矜察。某到本路。庶事雖不敢不勉。而性資迂拙。常虞墮曠。以辱知憐。尤患不審知本路人物如何。蒙教示數君者。爲賜甚厚。不敢忘處。休文字卽契勘。他俟後狀上稟。

與呂原明兵部

某啓。首夏微熱。伏惟原明兵部大夫尊候起居萬福。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亦屢蒙車騎臨貺。體眷之厚。感服至今。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粗遣。內倚門下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末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不預邊事。而河外賑濟。與封樁錢穀移用。蓋已不勝其繁矣。原明沈識遠量。朋友之所宗仰。宜在禁從。日夕獻納。而尙淹郎曹。豈宜也。某待罪晉部。逾分已多。第才劣事薄。恐有不稱。以累門下。若得偏郡以休息病體。因苟祿食。即便無餘願矣。某承乏于此。幸復霑祿。而已不及親孤苦感愴。略無仕宦之況。應之叔弼。知常公餘會集。豈勝優羨。今皆有書去。蓋亦負後時之罪。十一舍弟。仍得畿邑。至幸。中間待次闕下。想常請謁館舍。承教不少矣。詩卷輒贍本封納。以須候使人。不欲附遞。故爾遲晚。雖常繼以亂道。絕不中已毀之矣。所有新作。幸望寵寄。當試和呈。

與文修撰

前者遞中上狀後。卽往忤代幹事。還留太原數日。復往河外。比歸。乃再領教墨。具審致政太師。留止官守。月餘而後歸洛。才短意溢。恨無文辭。以見于歌頌。惟深區區願望而已。餘冀順時遵養。前對大用。

又

某啓。不審頒政之餘。台候動止何似。鄙賤之人。起于罪罰。觸事感槩。殊無名宦之況。惟執事深照其愚。過有獎與。臨紙幅窄。不知所以爲答。但重增慙悚而已。

又

某再啓。晉相昧于平生。然仰名德之重有年矣。到此辱眷良厚。于局事尤荷體察。近日頗苦痰喘。樽俎差稀。然亦不妨治事。亦漸向愈。兄弟特蒙存記。感激奚似。今皆有所授。十一舍弟領畿邑。往淮南殷家。乞知之。

又

向者不避疎賤。輒敢奉狀。上問太師起居。特蒙鈞誨。伏增感戀。亦每于范相書中。得聞還洛後燕適之詳。以慰幸甚。

與蘇子容

近者侍禁李嗣昌至太原。出所賜書教。仰承台眷之厚。感恐兼極。卽日春暄。某惟變輔休明。神物有相。某待罪晉部。苟免如昨。方遠門仞。仰冀體國爲民。永鎮廊廟。下情惓惓之祝。

又

正月二十七日。承奉至太原。三月三日成禮。竊惟疎賤。得重託婚姻于門下。非徒人事之際會。實天與之幸。何感如之。重念某兄弟久荷台眷。而兩房二女。獲奉箕帚于左右。衰門冷族。其焜耀實多。遞中謹先奉

啓上謝。俟承奉歸侍下。別布區區。

與程中散

某啓。承乏晉部。雖忝爲代。出于幸會。而相遇道途。一宿卽復別去。區區繫戀。至今不忘。春序布和。伏惟入奉朝請。起居萬福。某營職幸免如昨。自抵太原。值易帥。仍被旨往河外。體量適丁寒月。道塗險澀。風雪寒苦之阨。過于傳聞。遠甚。纔歸妻室。一病幾不起。今又當出至忻代。後來賑濟與泛差軍馬。皆本司應副。文書紛紛。未有定日。中間請候疎闊。惟冀諒察。竚聞顯拜。以慰士望。下情祝頌。

又

比蒙指教。荷眷尤厚。某以多事之故。既有失咨詢。到京勸止之何如。而拜賜之後。復以河外之行。與妻室疾病。至今纔得奉前啓參承。感仰愧惕。兼極于懷。伏惟清懷高誼。出于名門。禁省要近之地。乃所宜處。俟聞成命。別修慶門下。更冀上爲朝寄。倍加保護。

與趙司業

暑候繁縟。伏惟正夫司業。尊體勸止。萬福。比緣歲事。出至旁近郡。欲歸而得漕臺公移。會議役法。因徑到上黨。論有不決者。少爲淹留。及歸太原。始領所賜教翰。體眷之厚。感悚無已。卽日不審訊後起居之況。復何如。未知參省之期。仰冀輔順眠食。早濟嚴近。下誠區區所望。不宣。

又

某悚息待罪河東寢久不稱之事益多如蒙誨督使免于戾則爲賜深矣高符仲舊不之識一見知其爲君子人也清源王令非教示殊不審是史述之友婿旦夕過其縣當得見之文字卽容契勘今歲適減兩薦數餘者率皆有諾責在前非才至今未聞預除代者次第無如何過歲卽足以爲清源之地矣惟幸照亮

與李智文

昨以罪罷屏居鄭下嘗會車馬之來得奉餘論在哀苦之中殊多慰懌別來再見歲律每深企詠卽日殘暑伏惟公罷還闕起居清勝某承乏河東苟免未卜良會之期伏希愼持寢履垂副欽祝

又

不審主居爲況何似某自到晉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道路出入頗異于平日朋舊書問因以闕然中間所示教音以奔走在外久之還家纔領繼以多故修謝復後時併深愧悚太原諸事削弱不及所傳聞十之一二亦不足道子弟長成漸欲扞格無處從學曉夕爲撓蓋某多出入雖暫歸太原率不過一月卽再出其在家文書期會賓客應接四方書題亦少得暇縱有片暇亦且休息形骸以支當外事無由更有工夫點檢子弟文字及程課太原同人不惟少事業蓋作監司門客卽礙本處取應勢難爲來又不欲令出入多接外人故亦不敢令往州縣不知關中有可教子弟同人肯來太原者否若得粗有詞筆謹愿耐靜不出入作過于官守不相累者卽當優給之不辭也煩爲尋訪書中見報

與文叔學士

去歲留京師。雖未久而。值文叔入館日。奉清論。其慰無窮。拜別忽已逾年。思向高誼。不須臾忘也。而書問不時通于左右。悚愧何言。卽日大寒。伏惟供職優暇。起居集福。某到河東之況。粗遣風土。羸瘵少醫藥。種種不如傳聞。然亦逾分矣。良會未期。千萬保重。別躋華顯。區區不宜。

又

自到所部。以新秦之役。隨分多事。方稍定而役法復下。文書案牘。雖然未知攸濟。中間妻室臥病。又有婚嫁。某仍多出入。不在太原。故治問稍緩。至今想聞而加恕察也。京師爲況何如。高才碩學。計超擢在邇。豈勝傾頌。某行日。蒙與諸公出餞于僧舍。契愛之厚。乃情不忘。致謝不時至左右。惟增愧悚耳。眷愛郎娘。想佳勝也。

與芸叟都司學士

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過蒙容與之厚。感服至今。氣序微熱。伏惟退食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羸遺內倚門戶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末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不宜又

比蒙委賜書教。欽味眷憐。感仰增劇。適會出往忻代。還家方爾。捧領不審。訊後體況動止何似。某起于罪罰之餘。復從祿仕。孤苦感槩。殊無名宦之意。年齒加老。形骸衰倦。雖向德慕義。更篤于前。而人事不修。乃

竟先辱手筆。既愧且恐。然冀芸叟深有以亮之而已。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名雖不預邊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及今半歲。已兩至河外。一往忻代。今又當暫至汾右。而歲中所分郡縣。猶未暇巡一處。才劣事薄。未知終能免責。以不累門下否也。向蒙借昭仁寺碑。近纔終篇。候有的便。方敢寄還。幾格亦擅謄本矣。乞知之。

與游景叔學士

自京兆拜違。條更歲籥。一向奔走。道路因循。不時修問起居。下情伏深兢仰。春晚氣候計暄。伏惟治裝餘閒。尊履萬福。某承乏雍部。諸況幸如昨。請候伊邇。未獲得閒。冀爲國精護寢養。以副願誠。不宣。

又

比由少華還家。稍得定居。方欲奉狀以道區區之懇。乃聞就膺美命。來鎮蒲中。于景叔私計。想良便也。不肖之迹。乃復獲依左右。以承教。何幸如之。道里差遠。更惟倍切調護。

與趙正夫

去歲還朝。偶以同舍。得奉顏色。而親教誨。私懷感幸。至今不忘。氣候苦寒。仰惟儒館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職事與人事皆應辦。目前故于左右。轉成疎闊。區區尊仰。何勝道耶。拜會未可期。千萬保重。垂副瞻祝。

又

違去賢範。忽已逾歲。向仰之私。雖劇而內外怵迫。到今纔得治問。何勝愧恐。晉俗麤且僻。飲食醫藥。婚嫁。與子弟從學。至不便。惟少盜賊。夏月苦無暑氣。卽他方不及也。陵臺家兄久荷知照。想常通書左右。比領家信。亦具聞動靜。某行日蒙垂餞于啓聖寺。下情感佩至今。而布謝後時。卽其罪猶前也。至悚至悚。【案】此二首係在正夫爲學士時。

又

季春極暄。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伏自今上卽位。首重言路之選。以正萬事。執法之臣。則尤爲重焉。自封相之中丞作尙書後。有職之士。計中外貴臣必爲執法者。皆在正夫年兄。不在他人。比除目下。果然。此豈天子以公議用人。而公議固能量天子聖意之所在乎。然則辨正是非。而判別忠邪。摧剛直枉。皆正夫年兄平昔之所畜積而已矣。由此而正位廊廟。以扶太平之業。不異矣。天下幸甚。朝廷幸甚。某以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不宣。

又

去違左右寢久。一向在孤危隱約之中。不復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之義。亦恃眷存有以亮之。私心惓惓。結戀戀則日復一日。增積于胸中。而不勝陳也。某初到東部。營職幸免。末由參侍。伏冀上爲廟朝。精加保輔。卑誠祝頌。依投之至。【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中丞時。

又

伏自前歲冬末被命。改使山東。道過國門之外時。適會旌節出帥慶陽。嘗獲造詣行府。曲蒙敦敘。事契復垂顧訪。款以誨言。下情感佩之私。實不勝紀。爾後半歲之間。又再易地。到罷相屬。道途之勞亦倍。故竿牘之間。重于稽晚。其如瞻馳繫戀。增積尤多。卽日春晚極暄。伏惟總統邦計。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乏淮甸。上邀蔭映。以幸免于罪戾。造詣正遠。伏望體上眷求。加護寢甕。行膺廊廟之拜。卑誠惓惓之禱。

又

近者伏審就膺恩制。入奉禁嚴。鉅賢造朝。士夫交慶。而孤遠之人。復得託在下風。區區抃幸。殆不勝情。不審起居何如。某自到淮上。雖夙夜罄竭。勉赴職業。然愚暗淺陋。終恐未能追責。儻沐眷憐。不賜鄙遺。時有以誨督之。卒門下平昔之知遇。幸甚幸甚。【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侍郎時。

上劉龍圖

遠侍左右逾月。下情兢戀。春晚暄晴。伏惟駐節塞上。台體強豫。某營職區區。幸免如昨。竊聞創圖光事。撫緝邊民。大河之外。畢被上恩。辱在下風。惟知尊仰。謹奉前啓。參問起居。不宣。

又

近日使輶取道太原。得遂省見。獲奉教誨者累日。愧佩兼深。自北寺拜違。已更晦朔。不審旌旆見留何地。庶事想皆就緒。指日還闕。尙冀調護。垂副瞻禱。

又

某自行府未離太原已苦瘵瘳之疾爾後呼醫用藥至今猶未復常比捧牒命皆卽時供報想蒙省察中間申請朝廷已節次行下惟賑濟一升二升卻作一升半升准帥司牒照會別作奏請見留以待報理當然也賑濟米斛少三萬餘石在常平之法除糴買已過外別無利權可以經營幸同丞相商議且以帥司米與常平米通支則麟州外塞亦麤足用其間縱有少闕令岢嵐保德和順般運數必不多庶易辦也惟橫陽等六塞合支借種糧三千餘石自來外塞無提刑司斛斗既人戶未可令上州請領又以本州經戎馬之後無驢畜可顧般運遂牒漕臺以豐麟州米兌換應急支用漕臺已報可伏恐欲知

上范堯夫相公

夏中太原簽判李通直還潁昌上狀起居伏想已塵鈞覽比者伏審相公以進退出處之大節與天下積年之人望肆覲宸廷再都廊廟制命初下中外翕然朝廷幸甚人物幸甚某以方離太原奔走道途末由躬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并承問起居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又

某未離太原傳聞中使齎詔至潁昌促相公入覲固知相公還廟堂又知必固辭而亦知辭必不獲免也繼聞相公到京師小民觀者如堵咨嗟嘆息如元祐之初見司馬溫公之入朝則亦知相公辭必不獲免也既而聞入劄子懇辭至于三四詞情確至愚智感動而優詔不許日促視事蓋惟無心于相天下者可

以託天下若相公者可謂無心矣此固主上欲得公再爲宰相者也。卽日伏惟總攬機政。鈞候萬福。未知參省之期。伏冀體國爲民。調護寢餽。

又

比聞中使到潁昌。台候微苦泄利。留三日。上道至京。謝客。皆云雖已康和。猶少力也。路中問北來人言。常請見起居如平常。氣貌亦充。乃知輔相之地。神無所不擁護。況小疾也。更冀調慎食飲。減節人事。以副宗社蒼生之望。

又

近遞中。蒙賜鈞翰。奉承感激。不任下情。氣序清和。恭惟偃息。大都鈞體康福。某營職區區。未知何日請侍。瞻望門屏。乃心飛馳。伏願早還廟堂。永庇中外。惓惓之禱。

又

近緣賑濟事。再往河外。與詔使相逢。具道體量本末云云。殊不類京師所聞。劫掠之數。近止四千上下。見須收捕。在城寨見賑濟之人。幾三萬口。亦嘗見帥司行遣。曲盡事宜。繳進奏數紙。雖欲彈駁。無下手處。伏恐台慈要知詳悉。某初有去就之意。累月之後。晉相亦加禮貌。今雖不去可也。自領鈞翰。卽問之。但言計未決。且少候。及今終未有定論。然以愚觀之。姑留太原爲是。台慮所及。曲盡續更稟覆次。

又

去冬遣人奉狀至漢東。請問起居。今春人還。領所賜書教。感戀之餘。方欲修狀。再附遞漢東。忽聞相公有湖湘之行。神情恂悅。逾月不定。欲急遣人至漢東。竊料離漢東已遠。仍未審出睦。直至永州。爲復中途改作舟行。欲宿留見謝表。遣人奉狀前去。而邸吏至今未曾報到。朝夕懷抱不寧。謹專走此。介至左右。參候勳止。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區區引領之至。

又

不審自漢東至零陵。凡多少驛。水陸登涉之間。台候何如。到日已及暑月。蒸溼之氣。必有過于漢東。所居如何。稍軒敞。卽于起居良便。若無如此居處。聞零陵木植至易得。雖旋營造。門下之人。亦不常憚煩也。食物定無好者。羊魚鵝鴨魚鼈之類。計與近北不殊。常膳之間。不至闕事否。或爲大江在其旁。雖熱而無瘴癘。北方藥物。必預曾備辦。更望上爲宗社。精加擁護。涕戀之私。雖日夕形于寤寐。而無分毫可補左右。慙恨區區。殆不可勝言。

又

恭惟某官忠貫白日。道合神明。平生以退爲進。而處遷謫。乃爲常事。但高年舊德。復此遠適。門下之吏。豈能不徬徨繫戀。慮飲食之間。有所闕也。

又

昨人還。領所賜教。始知相公目疾終未平。私心憂馳無已。然欲急于痊復。不若任之。不加治療。則于台體

自然寧固。昔歲見州北李端。願少師患目。一切任之不治。康彊二十餘年。李少師生于富貴綺紈之間。獨達于此一理。年壽永究亦可尙也。欲望台慈薄採其說。

又

十一月中人自零陵還。伏奉所賜誨答。仰惟門下眷予之厚。豈勝感激。卽日冬杪苦寒。恭惟燕處暇裕。鈞候寧固。某待罪于此。養痾苟祿。南北阻遠。復以職守所拘。無由躬至左右。日夕引望。惓惓想戀而已。敢冀上體宗社。調順寢養。慎固生理。以符故吏卑誠之禱。

又

逖遠門牆日久。南望區區。每深涕戀。比領來誨。方審某官到零陵。台候動止之詳。下情頗以慰懌。伏審寓居佛寺。而食止有烏羊肉。啓處飲膳之間。大較可見。但服習其水土而居之。久當與初至有間。更乞頤神味道。以副松喬之算。

又

比人還。伏蒙遠賜永紬柳布各一端。謹已拜領。然相公方此燕居之際。猶念及門下吏。有所沾賚。則感激之私。倍百于常品。

又

昔歲嘗游宛邱。知其事簡客稀。有醫藥陪京作鎮。最爲便且佳也。竊想某官未還。鼎席之間。良亦樂此。某

之病力過歲以來猶覺難于勉強如決不能任事終當冒瀆朝聽丐東南一郡因有參侍之便不定也豈勝繫戀

又

某到河中始知名閫之可樂徘徊登眺想見締構之初也詢諸郡人皆能稱道當日之事遺德餘愛至今藹然則某被任使于此猶切兢兢恐辱門下也

又

昨待次河清上狀輒蒙誨答仰邀台眷愈久益厚感惕何言冬候凝冽某惟閉閣鎮治鈞體動止寧固某七月中離河清九月初抵華原領職以來區區自遣寤寐門下恨無羽翮得至左右東望引領殆不勝惆悵依戀之私謹遣專人奉啓參承起居伏冀順令調護保練太和還都廊廟永庇中外下情虔禱不宣

又

昨待次河清本合一至左右參省而不克前者想惟台慈亮察其所以然某到華原已兩月矣雖非孔道然由京兆入鄜延徑路也亦連有使者經過及應副緣別造作與差撥稀得暇日至于吏民豪健輕生尙氣雖不免酌情麗法而每念前書教撫之意不敢純用刑罰自餘惟務省事冀免罪戾而已伏冀裁察

又

卽日氣序正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比者伏覩制下寵還舊秩就領宮使以爲圖任之漸中外歡忭如慈

父母在遠而得歸。其子之喜。亦不過于如是也。竊惟某官以忠義世其家者四十年。然後以道德入爲聖朝之宰相。天下誦其言者多矣。受其賜亦至矣。人心反側。兵革未休。聞公在位。卽遂按堵無事。則信于天下亦久矣。雖白首失職。處閒僻之地。而乃心王室。憂見顏色。徘徊永懷。不肯隱避。以至冒涉江湖。謫居蠻徼。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爲公出涕慨嘆。當食忘味者三四年矣。則今日之還。天下之士。如慈父母之在遠。而子喜其歸。豈過理哉。而況某者出入門下既久。受知遇亦深。方公在位。既無一言一事以爲補。及公遠謫。又不能出毫分之力。以濟艱難。今天子明聖。爲宗社之計。還公于千里瘴江之外。非忠貫白日。道合明神。而能至此乎。則某之喜也。反不覺涕泗之橫集。蓋與天下之識與不識而喜公之還者。又少異也。伏乞加調眠食。以當長道之暑。早復首庸之拜。則天下幸甚。

與呂祕丞

去秋苟存殘喘。還朝後會見諸親舊。而子進惠顧旅舍甚厚。此行特承飲餞于遠郊之外。契愛之深。感戢無量。中間聞進職蘭省。欲併寓一牋。敘謝賀兩意。而公私殊迫。牽于目前。至今纔得略具所欲言者。惟冀恕亮而已。不審入夏以來。體力動止何似。復當暫出至汾右。輟暇奉啓。勢無由詳盡。區區之私。更俟後狀也。餘望保重。不宣。

又

某素不善飲。而應之每引以爲比。昨承出餞。困于鉶缸。蓋都不記取別時何如。行至中牟。問補之言。嘗置

手于汲器中，坐皆大笑。自此應之，應不以爲比。

上蘇相公

逖遠左右，積四五年。中間解官河府，與初到華原，兩附使人，并郵置拜狀起居，竟不知何日得徹鈞覽。繫戀門下，惟日惓惓。夏令已中，恭惟懸車優游，台候動止萬福。某假守區區，幸免如昨。末由躬侍杖席，仰觀上爲宗社精護寢餽，卑情無任南望引領之至。

又

伏審相公以成功盛德，樂就燕閒，抗章累年，至于十數，竟回天聽，獲上印紱，高風大節，足以激貪懦而厚天下之俗。衣冠中外所共嘆息，而見于紀述，顧如疵賤，慶抃尤深，謹奉前啓，以敘萬一之誠，更祈保御太和，益加調護。龜齡鶴髮，永對太平，幸甚幸甚。

又

近者竊聞安車，暫至太傅官守，不審卽日起居履味何似。仰惟燕處從容，德宇泰定，數千里之遠，寤寐門館，而恨無由至前，少侍誨勅，乃心眷戀，飛馳而已。

與吳舍人安詩

某啓。不審居浮光漸久，爲況何如。食飲風土，果亦良便否。某頃年離河東，及昨過祔享後，凡五請郡矣。比自秦鳳移永興等路，宿留滿歲，然後聞虢州之除。惟洛中去虢最近，而又避人事日費之廣，遂泊家河清。

後雖易不復遷徙。正月中至新鄭。會葬先兄夷仲。三月申入洛。幹問兒女婚嫁。數與相之相會。遂買田潁陽山中。異日嵩少。或可築廬。此間居之所得也。相望千餘里。因風貶教至華原。以慰飛馳之請。乃所深望。又

去歲在關中。一奉狀。繼領所賜手教。得聞居浮光動靜。大以慰釋。其後公私多故。忽忽至今。殊失請問。左右。愧悵何言。卽日大暑。伏惟尊候萬福。某比蒙恩守銑。繼改華原。皆爲善邦。出于忝幸。待次西京河清縣。逾半年矣。中秋之前。當遂之官。未知何日得一見顏色。乃情區區。非筆下可以盡布。惟冀燕閒。倍加寶練。副此祝望。不宣。

與薛嗣昌

昨到永興。獲遂言面。豈勝欣慰。稍間賢誼。良深企詠。溽暑。想惟公餘動履清適。未復披奉。惟希良會自愛。姑此爲謝。不宣。

又

遞中伏辱惠示。音問。荷意殊深。承行李欲至秋涼。暫過蒲中。深所望也。卽今當出歷鄜延。回日必遂占見。鄙情預以爲慰。

與王觀文

比因歲節上狀。伏蒙記憐。還示慶問。下情感仰至今。茲者。伏審光膺制檢。改帥全晉。除音疾下。歡頌隨之。

蓋以地連二寇。兵兼四道。如遂撫定西略。則還居廟堂。永輔昭代。此便途也。卽日不審拜命以來。台候勦止。何似諒已辨嚴。旦夕取道。不敢別奉賀啓。謹此少布區區。伏惟亮察。

又

前月欲巡南山中數縣。回日謂可請侍左右。少布惓惓之私。行至華州。乃聞山中冰雪未釋。殆不通行。李故卻歸蒲中。候三四月間。再往參承。固亦不晚。遽聞移鎮。遂睽遠門。仍以家私有病者。日治醫藥。恐旌旆戒行。不得親至幕府。違奉顏色。謹上啓以代面布之誠。何勝惓惓。

又

前任承乏河東。廨舍在太原。邊事土風。麤諳其一二。如公威德。雖塞上草木。猶皆知之。想到卽閉閣燕居。坐以無事。第促召治裝。歸處衡弼。在旦暮。其理然也。

上王仲至侍郎

拜違左右。已再見冬序。向仰門下之德。雖寢飯不忘。卽日伏惟臥治優游。台候萬福。某自秦鳳移東路。率常奔走在外。而又私門多故。不成情況。稍疎治問起居。何勝愧悚。尙冀圖赦其罪。以待異日。餘望持護。寢興。還卽大用。下情惓惓之禱。

又

不審歷陽風土。飲食醫藥。亦稍便否。仰計足以衛天和而固生理也。昨來省部。爲屬適在下風。辱庇存而

蒙教誨事非一二因得脫于罪戾其感無窮某目昏臂痛如昔關陝少醫藥而多川陸之勞良以爲苦止俟滿一歲卽乞東南州軍冀蘇病力最承眷憐恐欲知別後之況敢貢其略

西臺集卷十一

尺牘

上劉莘老相公

去歲蒙恩自陝憲移守虢州。繼復易耀。待次中。久疎進記門下。卑情馳戀。雖寢不忘。即日隆寒。恭維燕處。南州鈞體。動止寧福。某比已祇赴官期。九月初交割郡事。苟祿養痾。勉盡心力而已。無足賜念者。未有參侍之便。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引領區區之私。

又

去歲自河中府遣人門下。請候起居。蒙某官台眷。還賜教筆。曲示記存。銘之心腑。未嘗失墜。比欲俟到今。任再遣人詣左右。未離河清間。忽于李宣德處。領孫朝散送到正月中所賜鈞諭。仰承顧遇。愈久益厚。其感激何可勝言。不敢悠悠附遞。請謝。故先作書稟聞。伏望台慈亮察。

又

某待罪關陝。甫及滿歲。卽具累年誠懇剡奏。乞東南一州。奏封未到闕間。蒙恩移守三堂。今春易耀。皆爲善邦。出于忝幸。然方離關陝之時。四顧無所之。惟洛城幹問婚嫁良便。而又欲避日費之廣。遂退居河清。間入洛城。由此頗得繙閱。自學爲文以來。草藁有詩百篇。欲求斯文之主而投之。少見區區固陋之所存。

且丐一語。以發平生之未悟者。則舍某官將何之。謹繕寫成一卷。隨書上塵几格。如蒙燕閒無事。曲賜觀覽。譬食野人之芹。而留漿家之饋。或可備庶羞殺藪之末品。蓋已幸矣。斂秩就函。不任愧懼。

又

中間人還。伏蒙頒賜大小簞各一。瑩滑藏節。乃西北稀有之物。況某官所以惠及疎賤。非與他物等。謹寶而藏用之。不任感激。

又

某啓。因此般家人行。輒敢附上羊羝四枚。雍酥五觔。咸陽水梨五十箇。河中五味煎七觔。以關陝土毛無他物。又去人艱于負重。故尤抱輕微浼瀆之恐。伏望台慈亮其誠而赦其罪。

與陳伯修學士

自去歲解官雍部。即待次于西京之河清縣。一向居閒之便。百爲皆廢。遂疎請問左右。但積向仰之私。冬候凝寒。伏惟布政之暇。起居萬福。某比及代期。即挈家至華原任所。領事已累月矣。東望館舍。道里甚邇。而莫遂造請。惟冀體國加護生理。別須顯拜。區區之禱。不宣。

又

乍到弊邑。隨分公私多事。久之方稍定疊。故雖相去不大遠。尙未遑請問。敢謂契愛之厚。首墜教筆。佩服謙眷。但深愧悚。高才碩望。乃茲屈臨支郡。士論所鬱。諒朝譽益隆。行聞褒召。峻陟華要。解梁事簡民淳。臥

治之餘。想多燕適。想望無緣。一奉教語。不勝依戀。

與司馬學士

嗣承書教。一得附遞。上問起居。繼以公私多事。雖有區區。欲布之左右。而力有所不及。甚可恨也。即日不審。自經祥除。孝履何似。某奉親官守如常。末由奉教。敢冀衛重。下情致祝。不宣。

又

待罪府中。初無補益。欲去甚易。而以嫌留此者餘歲。常恐見絕于君子之門。每慨歎也。近到鄭州。焚黃。見田明之。頗聞公休動止之詳。外除當途還朝。乃士類之幸。蓋有望于左右者矣。

又

向于令兄處。領所賜先丞相溫公墓銘及行狀。前書已嘗附謝萬一。更辱索向所撰輓章。遲遲不敢附上者。蓋有說也。今事日遠矣。謹繕寫寄呈。惓惓之私。略在其中矣。伏惟亮察。

與晁學士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比到汶上。以守憲皆闕。兼領之。又偶有過往。紛紛已甚。故雖懷仰道義。日欲奉狀請候。而應辦目前。遂成稽緩。既悚且愧。不易盡言也。即日推遣職事。幸免。末由晤集。伏冀上爲朝倚。精加保衛。以成大用。區區之禱。不宣。

又

某到官守未幾。遞中伏辱教筆累幅。存撫之厚。見于詞旨。玩味感戢。雖寢飯不忘。繼睹進奏院報狀。恭審有實錄檢討之命。繼又聞有史院編修之除。二者雖未知的。然良史才難。今遂屬筆于無咎。有識之士所共喜也。久抑而奮。此特其階爾。俟聞不次之拜。別修賀于左右。伏惟諒察。

與致遠學士

昨者還臺。復供職館中。與君子際會。慰幸無量。別來逾年。而問書不時至左右。非曲加照悉。未易免責也。氣候凝凜。伏惟尊履動止康寧。方遠誨論。謹奉前啓承問。兼布區區。餘希保衛。早登華要。不宣。

又

去德滋久。傾慕殊深。中間得履中學士書。頗聞別後動靜。并封示一簡。乃知長者常有以見存。下情感仰。沈令文字。過年卽發。文學吏事。自可愛。河東別有幹。幸垂諭。某行日。蒙飲餞于啓聖。領意之厚。感戢不忘。而修謝後時。惟有愧仰。

上李少卿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才到東部。值鄆守與西路憲車皆闕官。兼領其事。頗紛冗多故。用是未克奉狀。請候門下。敢謂記存。先枉教筆。兼獲近聞。近日動靜。豈勝感慰。未由參晤。伏冀體國。加調寢養。以副大任。下情區區之禱。不宣。

又

積年之別。未得一奉教語。瞻馳蘊結。晨夕不忘。比蒙記曹之問。尤深感仰。某以兼局多故。苟應辦目前。未修謝問。已承拜命。典領禮樂之司。寄任清要。前輩公卿。多從此途出。竊欲併寓竿牘。敍感致慶。而偶朝旨取索財用。匱乏之計。文書填委。已過期限。而提倉司會議本州役法。亦甚敦迫。因此遲徊。重成稽晚之罪。尙冀仁明。有以亮察而已。

與王元鈞轉運判官

平昔慕服之私。無以自見。昨者幸會。得聯所事于都部。乃蒙眷存。如舊相識。深荷照亮。因得展盡鄙意于左右。何樂如之。第游處未久。遽爾闊別。復深以爲恨爾。卽日伏想榮奉太夫人外。眠食增勝。某前月二十二日入閩。六月初供職。文書衰衰。更覺無補于外。日以爲愧。使事雖劇。有暇時可貶教否。豈勝馳情。

又

解罷後。以文書俗冗之多。稍成遲留。屢蒙晏犒。雖辭之而加厚。感悚何可勝陳。行日又蒙兩日出城。至汝陽館留連。豈淺拙不似者所能當耶。潛夫運使。必已至東州。到京以來。朝見未克請謁。及見罷。稍空欲往。而已出城。卽行。遂阻會見。深恨東州屢易守。而竟得巖起待制爲帥。儒林老成。民必受賜矣。迂吏計非久到京。近日除授。宜先此書皆聞之。不復一二具陳。

又

某自離汶上。雖在伏中。然晚涼方行。食時卽下程。日色炎極之時。或偶驛亭。或偶僧舍。不甚困于暑暵。到

京未居止。權泊城東定安寺。始覺大熱。真若坐炊甑中。寢食幾廢。都下以爲十數年間。未如是之熱。不知別後。汶上天氣何如。莫亦異于未別時否。然廨宅寬涼。自與京居不同矣。元度之母疾。雖決知難起。然不謂如是之遽。元度計已護喪東歸。哀苦中之況。殆可想見也。已作疏徑往淄州慰之。尙未聞除新官。附及。

又

拜違左右。已及逾月。區區悵戀。猶如初別之時。秋暑未解。伏惟起居清福。某自到京。困于天暑。形神疲病。幾不能自持。今稍定。回思汶上之遊。恍如一夢。引領高誼。何勝渴饑。未知後會之遠近。伏惟膏神養和。行聽褒召。下情祝望。不宣。

上王尙書

不審近日台候履味何似。滌陽當舟車孔道。民物繁庶。公臨莅日久。益簡而孚。閉閣之餘。諒多燕適。某愚不肖。承乏于茲。忽已逾歲。州治本閒僻少事。偶今歲關隴大旱。境內比他處尤甚。夏災八九分。秋復霖雨百餘日。如賑濟等事。時時並起。非一無復閒僻之況。殆其分也。

上修史承旨

近者舟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謁。遂得款待。誨言累日。感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恭想還奉禁嚴以來。台候動止萬福。某區區營職在外。實由庇賴。苟免于罪戾。初遠言侍。日夕馳戀。伏望順護生理。延集洪社。就膺廊廟之拜。以慰中外。遠誠惓惓之禱。不宣。

又

某官守淮甸。因緣幸會。得于道途。望見顏色。非特大慰累年闊別門下之情。而更蒙感念疇昔。款以舊言。結戀依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卽日恭聞大旆到闕。日奉玉色于燕見之間。恩眷尤異。宜遂入輔熙辰。大快人望。竚聞除音之傳。別當馳賀記室。遞次謹奉前啓。附承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泗上途。中遇濠倅林通直。出所賜教意累幅。詞札粲然。尤體眷予之厚。收置巾箱。其感無窮。是時竊料方在中途。故約大旆到闕而上此記。今想新命。匪朝伊夕。當繼奉竿牘。以助在堂之慶。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又

伏審還長鼇禁。進讀經闈。釐正一朝大典舊物。前效赫然。而或以爲未足。請賀門下。蓋知大任之在。卽爲可賀也。孤遠無似之人。遂將從士大夫之後。想望賢業。而永託旂幟之賜。至幸至願。

上范彝叟右丞

季冬極寒。伏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對時順御。永鎮廟堂。卑情惓惓祝誦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世德之盛。與中外積年之人望。進居廊廟。光輔聖時。詞制所傳。輿情大快。豈特上心之倚重。足明政路之闕開。天下幸甚。有識幸甚。

又

睽違文館。屢更晦朔。去歲冬杪。再奉啓狀。請問記室爾後。無事不敢屢進竿牘。以浼聽覽。其如區區傾瞻繫戀之誠。無日不在左右。卽日氣序苦熱。恭惟鈞體起居萬福。某承乏淮甸。仰賴蔭私。以幸免于罪戾。末由參侍。伏覲上爲宗社精調寢餼。垂副中外依歸之望。卑誠且祝。且頌。無任惓惓。

又

伏審某官被膺制命。出鎮北門。暫辭機務之繁。以就居閒之佚。忠貫白日。道合明神。進退之間。其必有道。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從百執事。攀辭都門之外。引領行旂。神情飛越。謹奉前啓。請問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俯賜亮察。

又

伏蒙指揮編次孫家文字。仰辱誨諭再三。不敢以久棄筆硯爲辭。但適以夏初出嫁一女子。閒居窘困之中。勞冗不久定疊。緣此稍稍上報。數日來始檢閱所附至卷冊。不出秋間。定得附呈左右。先望賜察。

又

三月末間。于監稅宣教處。伏奉所賜誨諭。上體睿意。感激無已。一向欲宿留所。編次文字。畢日復布竿牘。

門下而偶以私故。冗迫寢成稽緩。下情豈勝愧負。不審涉暑。起居之況何如。恭想燕處超然。神宇泰定。遞中謹奉前啓上問。且欲少布區區所欲言者。仰惟台慈俯賜亮察。

與歐陽學士

某啓。自叔弼學士兄游浙江。及還東潁。數年之間。都不曾奉咫尺之書。蓋交契之舊。與精誠之相與。知彼此不以書問爲事也。區區勤仰。老而益深。卽日初冬。伏惟尊候萬福。某壬午年從淮南罷免歸汝。妻室喪亡。又徙居河陽。留滯五年而後還汝。今又五年矣。其間兩嫁女。三爲子娶婦。喪次子于均州。又喪次子之婦于西京。行年六十有五。門中大小三十餘口。薄田在潁陽與汝州。宋開叔守汝時。不進尺寸。成何生理。然亦能任之。不置不足于胸中。此恐叔弼兄欲知者。其他種種無足道。惟冀順護眠食。時惠音教。以慰千里相望之懷。不宣。

又

不審自還東潁。起居之況何如。伯和、仲純、季默、位下、昆仲。與叔弼令嗣。各守任何處。今各何官也。宋開叔寓居在彼。必日夕過從。中間得呂原明書。頗能道叔弼自浙江還動靜。原明請宮祠無報。欲謀居陽翟。去汝不遠。此甚望之。曾得近信否。紀常、子進、捐館已久矣。孫元忠卒于鄭里。大可傷惻。其子有疾。後事可知也。子進諸子丁內艱。在此時時相見。口衆頗苦不給。生事未定。疊亦恐欲知。

與韓循之學士

竊惟丞相儀公。雅言重德。士大夫之所視效。天下之所誦說。雖都元輔之尊。更夷險之變。而色不形于外。心不動于中。其謀議之安國。利澤之被民。如兵家之善戰。而不見其智名勇功之所在。非老于文學者。孰能紀次。而蒙循之不鄙。記及淺陋迂拙之人。而屬之筆。雖欲固辭。而言已在前。豈勝愧恐。但某自失子之後。目昏體羸。心思彫落。年齒衰淺。舊學百不記一。未知終能仰副大孝之誠否也。伏惟尊悉。

上范德孺侍郎

三月中到汶上。卽嘗修狀請候起居而不果者。雖云多故。亦難免稽緩之罪。愧懼瞻戀。日夕馳情。秋氣向中。伏惟台候萬福。某昨承乏山東。意欲久留。而遽蒙恩召。還省爲郎官。見未可期。惟祝順固生理。早膺丞輔之拜。以幸天下。西望惓惓。不宜。

又

不審改臨關輔以來。鎮撫外起居何似。伏惟忠義著于朝廷。威名暴于種落。還帥雍部。計于雅懷遠識。無不足者。某久在省部。無補于公家。而于私計非便。俟過大禮。卽卻當請外。若得近西一州。經從大府。少侍坐末。然後託庇宇下。以竊食私願如是。數日而待之也。第恐聖上睿求宗社。想望拜輔大政。不容久留于雍爾。

又

凡所賜諭委曲。蓋嘗如是思之。恐非豫定也。但高居味道。享松喬之算。而不累于事。自是人間難有之福。

然事之去來。本不由己。若功名之會。當在晚年。則公雖欲不累于事。何可得耶。文周翰侍郎拜命之後。一對遂留京師門中。大義因以獲伸。其季亦得峻除。計周翰一生。未有如今之享快也。然卻邊嬰中滿氣急之恙。致妨語言。世之人有喜甚而得疾者。周翰豈類此耶。今必已向平矣。

又

昨在京師。袞袞多故。僅得一再造詣門下。遠奉誨言。忽已七八月矣。居閒寡便。多不知外事。因成曠怠。久不附承起居。悚仰愧戀。豈易勝陳。即日冬杪極寒。伏惟鎮臨關輔。台候動止萬福。某待闕中之闕于汝州。推遣伏冀上體宸眷之重。精調寢饗。早膺柄任。卑誠惓惓。不宣。

又

比審出鎮河內。又聞保釐洛師。又聞易帥瀛關。又聞鎮守雍部。逐次皆以閒居。不知外事。比知已後時。竿牘之間。每每不獲至左右。可愧可恨深矣。比得西京親情崔豫法曹書。始知旌旆過洛之雍部已久。而蒙愛存。不異平昔。委曲問念。如憫其老而無成。實大感激。伏惟撫封之餘。經畫素定。阜民利國。蓋跂而望之。自關以西。想已蒙惠渥不淺矣。窘居于此。無由舉動。一望見顏色。何勝引領向戀區區之私。

又

某去門下寢久。蹤跡不定。而眷存不異。故敢試以私懇。遠貢于左右。耀州淳化知縣董戡者。某向作河東憲時。戡在絳州監錢。監已知其爲人。某守耀一年後。戡改官。來作淳化令。乃誠廉勤樂。易于公家。孜孜不

懈有足取者。遂復薦之。然淳化至僻。部使者之所不到。今行將官滿。因緣冒聞聽覽之末。欲望更加採察。特輟一升陟文字成就之。使異日破筋絕骨。自効于門下。實某之至願。雖公總統一道州縣官吏。震畏之餘。幸公一顧而收採之者。比比是也。而某于千里之外。託書詞以薦戡。非特公薄知某而憐之。其敢如是耶。無任引領俟命之至。

又

前日覩報狀中所傳除目。伏審宮使龍圖侍郎。寵膺休復之命。還踐禁林。識與不識者。皆相告而歡慰。則老于門下者。其歡慰之心。宜何如耶。在中外之士。有以生民爲意。願朝廷于老舊之間。圖任得人者。其歡慰之心。又宜如何耶。第恨匏繫于此。不獲同許下搢紳。稱慶于門下。亦不敢作四六啓賀。仰煩記室裁報。而自取疎外。輒特舊眷。直露情誠之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某稟賦在強弱之間。而中年以前。昧于生理。又多疾病。故公頃歲尹洛之時。某年纔五十。于夏間侍坐。輒須以屏風闌之。虛弱之證也。自度不能久長。遂漸學調養。治醫藥。行氣導引。以度歲月。因知世間繁累之事。損多益少。漸而疎之。以便生理。故自淮南罷歸之後。杜門無營。專以調養醫藥。行氣導引爲事業。雖不能如此期。亦薄似有效。故在河橋汝海之時。人皆以爲貌與年不相稱。飲食筋力亦未苦衰減。而夏月與人聚會于空堂大室之中。亦不須用屏風遮闌。前歲來赴留臺。人亦謂其如此。而洛城當東西孔道。留臺

雖職閒無公事。而朝謁禮節之勞。數倍于昔年。人事應接。與非泛送迎。皆非昔年之比。飲食之外。如醫藥調養。行氣導引。皆有所不暇。重以門戶多難。一歲之中。內外之喪四五人。卽今日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時有錯謬。左臂無力。冬月涕下。不自覺知。大非在汝孟之時。比雖云年逾七十。而亦洛城擾擾。全廢調養所致也。已令兒子于潁陽所在舊屋之外。增蓋二十餘間小屋。約三四月之間。復丐宮祠以歸。庶得專一調養。雖不敢望如舊。庶得更延殘喘三四年。了老年未了之事。但公復居禁從。圖任在卽。以某遊門下歲月之久。過慮有人問某姓名及筋力于公者。願公對以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錯謬。左臂無力。涕下不自覺知。則于某歸潁陽之計便矣。于暮年調養之方宜矣。近作劉晦叔墓誌。輒假楊瓌大夫名字者。蓋實不願姓名復在人眼底也。今則又甚矣。併望台慈賜察幸甚。

與李門下侍郎

仲夏炎熱。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伏自今天子卽位。起一二大臣在外者。入輔出政。而某官以宗社之靈。還位左省。制命疾傳。大快人望。豈特三執機政天下之所倚重。而儒林舊德。行將正位廊廟。別膺制作。以趨太平。中外幸甚。人物幸甚。某待次在遠。不獲造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下情無任區區想望。歡忭之至。

又

去歲歸自吏部。授閬州闕。還汝待次。時某官將官洛師。一得奉狀請問起居。其後以在孤危隱約之中。百

爲皆廢。故亦不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私心惓惓。豈易勝布。

上賈明叔侍郎

久違門館。下情瞻馳結戀。幾形于寤寐。而竿牘之間。累年不至左右者。誠以某人在朝。衣冠道否。舉足有罪。出口成獄。方公棲遲于江湖之上。而某亦屏處窮僻。寄命他人。含糞土而苟活。知無益于左右而不爲也。諒如某者非一。則門下之義。亦有以諒之而圖赦其罪否。卽日春序極暄。伏惟台候萬福。未期造請之遠。伏望調衛寢養。早躋柄用。遠誠懇禱。不宣。

又

去歲累聞休復之命。更審異恩。亟升法從。卽當上記以助在堂之慶。然人在窮約。而不獲伸區區之義。旣利且達矣。而竿牘之間先至。則尤宜得罪非專如此也。自去年以來。道路奔走。移易略無定期。以到官具述前後誠懇。贊于門下。以自贖。敢謂眷存。不異平昔。遠枉書教。以候問其死生。開緘申紙。駢發于面。展讀三四。意定而後感激。惟是拙戇之守。甘貧忍賤。百爲俱廢。偶全昔日之蹤跡。再望大君子之門。庶幾未賜誅絕之罪。其然乎。其不然乎。

上周翰侍郎

前年間。歐陽叔弼自吳中歸潁後。嘗以書寄使人。至潁問動靜。得其回書云。老年諸事不復論。惟近失一六歲孫兒。情懷未能平。其他來問某家事甚悉。殊喜其康強。後聞其子調官。得西京永寧縣。是見闕叔弼。

必隨其子之官。音問近便。亦有可相見之地。故不復作書。豈意文旆到後。已屬疾。只數日。遂奄忽。可痛。可傷。可駭。公之書言。初雖病。猶能握手道舊。後三日。遂化去。不知是何疾。豈醫者用藥不審。陰陽差錯。而至此耶。叔弼前所回書。深嘆子進。元忠。作昔人。今叔弼又自爲昔人矣。傷痛之外。是真可駭也。其孤未長。或時議之。二月扶護來新鄭。則今已不在穎矣。當探候使人至新鄭。就近祭奠。而弔其孤。但公守穎。有西湖而失叔弼。能無悵然。

上王子韶侍郎

伏蒙手示遷徙二賢堂本末。開緘伸紙。口誦心服。至于嘆息而無言。昔曾聞文簡公開寶中爲濟州團練判官。而王元之爲民家子。年絕少。偶以事至推官廨中。文簡公知其賢。留使治書。學爲文。久之。文簡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文簡公歸書其令于壁上。元之竊後對甚工。亦書于壁。文簡公見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對蜘蛛。雖巧不如鸞。由此元之寢有聲。後遂登第。進用。轉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元之已爲舍人。其詞。元之所行也。世以文簡公爲知人。其後元之謫黃州。文簡公亦罷翰林學士。以兵部侍郎知潞州。則立朝行道。又可知矣。此濟人所以謂之二賢者也。然二賢堂處非其地。宿昔所患。乃遇太常少卿學士鎮守鉅野。慨然想見其遺風。特爲改作。立堂于宣聖殿側。遷二像其中。春秋配饗。郡人大喜。非宗工鉅儒。樂與二賢同道者。其肯出力以慰邦人之望如此乎。則兩家之子孫。雖不振。宜如何論報。以稱盛德。伏惟亮察。

上呂侍講

長夏酷暑。伏惟尊體萬福。某居汝以來。又已四年。汲汲了婚嫁。今春方畢。惟是交舊阻遠。無由合并。而思向門下。中情耿耿。尤深且劇也。偶遣人往潤州。尋問蘇家女子消息。道過儀真。恐籃輿無出入。且在令嗣官守。因奉此狀。然遣人之意。猝猝。故書詞不能盡布。惟冀順時。倍加保重。

又

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交舊阻遠。不得合并。固常以爲恨。而元忠學士。爲交舊四十餘年。汝鄭相近。時時通書。而感疾止數日。遂至長逝。合并之望。獨于元忠絕矣。痛可知也。恨可知也。想惟聞元忠訃。追往念舊。慘愴尤深。奈何。餘皆未暇及。要須他日會面。始可索言此心。仲益通直。昆仲在制中皆康。時往見之一向居處。爲人動搖不定。疊今卻定矣。乞知。

上門下相公

自違材館。累更時序。內惟官閒位卑。與公府禮絕。是以不敢時奏記通下執事。心係門闌。無日忘之。春晚暄極。恭想論道餘裕。鈞體動止萬福。某竊祿宮祠。仰繫埏埴之力。以免填溝壑。瞻望屏著。趨伏末由。敢冀順含天祉。冲用太和。永乂王家無疆之休。卑情且祝且頌。不勝惓惓。

與范子夷

向知車馬已入京師。上三侍郎問狀。得侍郎批云。卻已還洛中。不識曾轉附呈否。入夏未熱。伏惟足下起

居清勝。眷愛兒女。並惟康寧。某待罪于此。事屬過分。而在公家無補。私計亦良不便。材力單少。不能任本路之事。一也。河外邊報未息。日與漕臺辦理錢穀。孤迹逾差。二也。子弟無所從學。將成扞格。三也。僻遠不能了婚嫁。四也。居大府之下。種種難處。五也。欲候賑濟與應副泛差軍馬糧草了。當秋末冬初。具誠懇告于朝廷。丐一偏郡。不知是常事耶。爲復未免也。試此謬度。公以爲何如。未卜會見之期。馳情耿耿。餘冀保愛。

又

凡前書所載。不復具道。昨留京師。必屢會應之。文潛爲況各如何。聞通鑑已有賜本。不知板只留閣下。爲復送國子監。與諸書印賣。恐子夷知爾。賈正之必猶在鄭下待次。纔一通書。何日當赴興元耶。料其美材。必別有差遣。

又

自子夷侍行東去。某之職事亦冗。新帥到後。決日遂行。河外道路艱險。風雪寒苦。雖昔年從軍靈武。亦不如是極也。比歸。妻室臥病已逾月。幾不救。玉汝相公臨行。一醫官粗可用調理。久之方差。故雖請問留守。相公啓狀。亦因此後時。然聞子夷已入京。且作子默書。卽日極暄。伏惟起居清福。美授定在何處。想非久出都。未知再會之期。東望耿耿。豈勝馳情。伏冀倍加保重。垂副欽祝。

又

昨到太原。欲與子夷昆仲爲期月之遊。而不累旬。遂相別。恨悵之私。今未忘也。師載近方意思定疊。可以且居此矣。應之文潛。必屢相會。皆以多故。未曾修問。至愧舍弟服闋復大病。去冬方至京。迄今未聞有所授。奈何。有可誨督者而語之可也。往聞子夷車馬且留京師。別上狀次。

與范子默

久不作子默書。正以許汝相近。得聞門中起居康寧。則老年更不復以書問往還爲禮故也。豈謂伯氏子夷文林感疾。遂至大故。聞訃一哀。涕淚不能自禁。驚呼慘痛之情。言豈能盡。則子默手足之間。痛可知也。奈何奈何。初見令嗣與寬之書中別紙所說。已大可憂。然同寬之走人附書問候之後。猶十八九望其痊平。蓋子夷平生吉履。操行無瑕。事親無所不盡。仕宦雖未通顯。而忠國愛民之心。已見于行事。又所歷患難險阻。皆他人所未嘗經。天若祐善。及好惡相揜。則如子夷者。豈有不得七十之壽而遂亡乎。及附書問候人回。子夷疾竟不起。知天理人事。茫茫不可考究。累日飯不知味。行不知所止。然忠宣公門戶至重。今日仰望。先在子默。千萬抑哀忍情。無過爲悲傷。以損天和。至禱至禱。

回范十七承奉

某既辱書文如右。又承惠示長篇。詞意兼麗。非癡無似者所能當。故讀之已盡。而復讀之。至于三四而不倦也。某治平中。在陽翟學詩于靈泉陳子思。是時年與足下今日相若。論其所得。纔能操觚從子思之後。何敢望如足下今日之作也。可尙十數年來。齒髮衰殘。更事亦多。舊詩數百首。悉焚去。擱筆不復論詩。故

雖辱厚意稠疊而無由追和以見意但知感刻愧歎深藏而已

與劉朝散

某頓首。區區愧恐之私。與感慙之意。略布之右方。不審卽日。貳政西州。寢味何似。某去歲三月中。喪一子。乃藉以克家者。老懷悲傷已甚。而其年七月中。又嘗遷奉。力不足而心勞。復困于暑。遂成大病。癰不食。而發痛于臙脅之間。洛醫治半年無效。生意盡矣。適遇今叩守史載之經過。託渠診候處方。遂能判別病原。服其藥數月。方似痊損。又數月。纔能執筆。今猶有一二分餘證也。故承枉教之後。幾歷二時。方敢詳味教意。剖謝萬一。而至今方成書附上。想憐其老病而恕其逋慢之罪。則可不爾無所逃矣。書到計已秋涼。惟千萬保重。不宣。

與劉仲馮端明

中間附竿牘。請問門下。尋家台。瞻答賜誨翰。所以撫存之意甚厚。區區感激。良難具言。卽日氣候炎溽。伏惟鈞體動止萬福。未請侍間。伏望上爲宗社順護寢興。下副惓惓之禱。

又

不審近日寢味何似。側聞舟御取道東來。已次泗上。方暑遠涉。竊想遵養有道。鈞用冲粹。始謂非晚道楚而南。遂可造詣行府。少布積年之區區。今聞卻欲泝流至符離出陸。復未知請見之日。何勝悵戀蘊結之私。

又

違去門下歲久。竿牘之間。缺然不至前者。亦有年矣。而精誠之往。不間遠近。雖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蓋常在左右也。卽日夏序清和。伏惟燕處東州。神相萬祉。某年五十六。自淮南罷任而歸。今六十有七。到汝卜居。遂營菟裘之地。日前諸況粗免。溝壑有顏。承議者長道之子也。偶以事至汝。今歸。赴官登州。當道過東沂。故託附書。啓參問起居。伏冀爲國與民。精調寢養。以永松喬之算。副中外士夫祝望。不宣。

又

伏聞宮使樞密端明。自寓東沂以來。台候康寧。不異平昔。生民雖不厚。足以補一歲之用。居處之地。雖不廣。足以待燕閒之逍遙。想台抱泰然無事。第不知造請居下。與之晤語者何人。奉杖几。侍齋宴。從琴趣。弈旨者何士。若某者。迹遠門下。雖久而迂陋戇拙。猶如二十年前。引領東望。恨無翅翎飛去。墮公之側。爾前歲以事過潁昌。見范德孺侍郎無恙。去歲嘗苦臟氣不固。今已良愈。京兆張芸叟侍郎。亦每聞動靜。或云自今歲來。飲食差少于前日。似有脾疾。亦未知其的。恐欲知其他死生契闊。與在江淮之間者。公必自聞之。更有餘誠。言不能盡。

與呂觀文延帥

仲冬嚴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頃在熙寧中。同先兄舍人舉京師。而出今浙憲學士榜下。嘗獲請謁左右。殆今二十餘年。假守山州。適值某官再帥延安。撫定邊略。道途謂遠。則日聞起居動靜。或時捧教。檄以

從事謂近則無由造請門下以發積年睽違慕用向戀之私故敢自比于下吏奉竿牘以布請問之惓惓伏惟台慈俯垂亮察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竊以盛德遠業冠映當代而論議訓猷誦于天下人之口宜魁廟堂以福休多士而爲斯文之主尙留方面總領邊吏豈以中國無犬吠之警而西顧之憂在今日最重乎鋒車之召旦夕可復佇聞爰立別奉啓進賀于門下非獨某之私誠行道之人均有禱焉

與林顯謨

自頃歲承乏淮甸公起治蘇州邂逅會于山陽距今十有三年矣自山陽之後公顯列于朝政位深嚴而某罪戾屏處喪妻亡次子患難流離苟活以至今日則書問之不通于下執事諒公察其非忘門下之德而知處勢當然也今某蒙恩出籍已數年近復蒙恩除西京留臺待次汝州漸齒仕塗故方敢作前啓布私誠請候于左右懷舊感往恨無翅翎墜公之前也伏惟幸察

與林材中大夫

昨者備員府僚得從材中之遊若天幸然而復過辱顧念每蒙教誨之益使免罪戾何感如之違奉良久而思仰德誼想見顏色纔若旦夕之近臘候苦寒伏惟頒政多暇起居集福某近以目疾丐罷府事蒙恩歸館猶累鼓司卽日待親過城東諸況粗遣末由會合惟覬調順眠食行復使範區區之懇不宣

又

昨車馭留城東。深願少卜邂逅。而辱來諭。遂不敢前。至今恨仰無已也。近傳材中謝表。方審善達治部。暨眷愛郎娘萬福。殊以爲慰。士大夫皆言謝表得體。恐知某昨在府中。累足于疑謗之間。幸得善免。近日得請歸館。若在數月之前。則人又以爲會稽而發爾。惟荷材中照悉。故間及之。弋陽郡事如何。士風人物。有足樂者否。右司近緣公事。至省中見之甚康。亦話材中動靜區區。不宣。

慰劉民質昆仲

某從先吏部游久矣。蒙知之深。辱念之厚。逾三十年。頃歲先吏部將漕關中。某謬得持憲本路。先吏部作大漕于東南。某亦承乏淮甸。及至歲晚。又同歸于寂寞之鄉。今先吏部順化于大耋之年。而某亦行將七十。哀往念舊。情何以堪。走筆及此。不覺涕泗之橫集也。不審只于百日内。遂謀襄事。爲復別擇利年。願聞之。

西臺集卷十二

祝文

祈雨文

宿麥在田。愆陽斯久。野無潤澤。瘴氣相仍。仰惟神明。保佑茲土。不腆醴醴。品物維時。將之以誠。庶格靈貺。取聖水文。

自冬徂春。歷時不雨。並走羣望。罔孚其應。麴麥將槁。微福祠下。神不吝澤。隨禱而至。方夏旱暵。秋穡可憂。飢疫已萌。餒殍在道。嗷嗷之衆。匪神孰依。謹蠲厥誠。再卜靈貺。惟神之仁。克終厥賜。風雲勃興。大雨時至。有秋之望。則庶幾焉。神實可爲。苟緩無救。

謝雨文

祝史初陳。已見油雲之布野。神靈來相。遂蒙甘澤之應時。非惟夏麥之少蘇。固亦秋種之可入。率循南畝。庶幾西成。惠勝櫟陽之金。功倍鄭渠之利。含哺擊壤。醺酒匪情。游刃封羊。敢茲拜貺。

又祈雨文

近以春旱之久。謁款廟祠。迨今踰時。未拜靈貺。雖雲雨之施。屢作屢止。有以潤枯槁。屏塵翳。而秔稻之種。未入于田。其已入者。稂莠並生。耘治不給。不敢觀其成就。維邑西距義陽。南走安陸。其間無數舍。而西南

之田。飽于潤澤。以爲天之行。則豈足跡之相接。而飢穰之不同耶。以爲令之罪。則令宜自任其咎。而民獨受其辜耶。不然。豈請禱之方有所未至。而如神聰明正直。每祈每應。而今顧不矜其民耶。時已失矣。農事迫矣。十日之間。雲與雨作。霈然而爲賜。則猶可以去稂莠而布嘉種。過此則已矣。無望于歲矣。酒醴惟清。耆耄惟誠。再卜神休。引領而俟。苟能鑒茲。則當具牲牢。備簫鼓。盡禮致恭。以謝廩下。

嵯峨山祈雨文

華原冬不雪。春不雨。嘗以民病告矣。雖獲嘉應。膚寸而止。今又兩月不雨。宿麥淒慘已槁。而無望。地復磽确。如石田不可耕。春候將過。秋種未入。民之流亡殍踣。可立以待。詢諸邦人。皆曰。莫如我嵯峨聖母。慈仁深厚。威靈溥博。覆護茲土。豈前日之禱誠未至。而蒙應亦淺耶。將守臣有罪。神未原赦。而民反受其病耶。故躬走祠下。請罪于神。而致其誠。庶幾膏澤之大應。而法必有旨。方得信宿于外。且懼後時。不能回枯改澗。以慰答斯民之嗷嗷。謹移文通判軍州事湯景仁。代奉牲牢酒醴。再此赴愬。三日至五日。霈然浹洽。周于境內。則在田之麥。猶可望一二。而秋種畢入。微幸不至流亡殍踣。以遺神之羞于斯時也。敢不祗率邦人。奉其歡欣鼓舞之心。而昭報嵯峨聖母之賜。永永事神不忘。

祈雨取聖水文

夏甍已槁。大田方困于生塵。秋耜未興。比屋重憂于粒食。名山在望。霑潤無窮。北雍行祠。威靈如舊。敬以三農之望。求于一勺之多。簫羽初來。雲霓已布。願濡滂沱之澤。少寬旱暵之憂。庶幾有年。毋庸罪歲。聿懷

盛德永浹斯民

又祈雨文

麴麥未秀。穀種不入。雖憫然望歲。如有飢渴。而密雲屢興。霈澤未下。是用以民疾苦。赴愬于神。惟神廟食茲土。民賴以生。厥歲美惡。神實司之。願蒙嘉應。以卒農事。當雨作矣。卽拜神休。

耀州祭諸廟祈雨文

國家承天宥民。期于靖治。神爲有道。以相我國家。水旱之至。憂實同之。而自十月至于五月。不雨。麥稿在田。禾種未入。道路流散。非廩給之所能振。天子聞而憫焉。故發德音。下明詔。俾郡國之吏。徧舉常祀。敢薦吉蠲。以導靈貺。如應于三日之內。則有秋之望。尙得一半。非惟免民于溝壑。而吏之與民。其敢不上承天子之意。永以事神。

就山請神文

天作高山。奠于岐下。靈湫湛湛。神物在焉。一勺之利。澤及千里。邦人赴愬。歷年茲多。遘此驕陽。麴麥將稿。風馬雲車。有求斯應。惟時雨若。汔用小康。敢蠲厥誠。禱于祠下。

太白太湫神祝文

華原自八月至于二月。不雨。宿麥將稿。秋種未入。是用赴訴。恭致一勺之多。以求千里潤澤之應。苟非誠之不至。則神無難焉。簫鼓笙牢。從以耆耄。惟神俯悼衆戚。回枯改澗。油然興沛。然下崇朝而鼓舞于境內。

則願率邦人圖報太白太湫神靈之賜其敢不腆。

禱華嶽湫文

自春徂夏災旱相仍咸秩郡神罔孚其應惟神之所居淵深潤澤爲我州之望吏民敬事誠有待于今日蓋夏苗之稿十存一二黍田之耕方播種而未稊流離之氓已逃而復歸扶餒而力穡者猶有望于秋也今則炎暑彌煩油雲尙遠粒食踴貴糠覈不充黔黎喁喁若墮于燎出乎三數日之間則土脉焦爛禾穎弗生雖雨亦無及矣今秋失望則重罹荒歉羸療之農坐爲齒豁公私殫屈所繫攸重陽之爲盭未若此歲之劇獨蘋蘩正祝史以其所憂而籲于神者吏不敢後呼雲驅雨霽霈其澤活斯民于將隕者神其速焉。

祈晴文

霖雨踰旬久妨民事用涓吉日仰叩靈祠惟神威明廟食茲土宜能覆護無使斯民交墊無穀無居神亦永有降依。

謝晴文

近者霖雨害田致禱廡下荷神降休俾獲開霽水旱之餘或未至餓殍者以穡事粗存一二故品物醪醴薦之以誠載涓令辰祇拜靈貺。

又祈晴文

夏大旱。麴麥不收一二。秋稼雖可收一二。而雨不止。嘗禱晴于神。既獲嘉應。未拜神貺。而雨復作。至于今不止。民已病矣。災已甚矣。苟復數日不止。民將無以續性命。州縣之吏。亦將無以事神。惟神憫吏民之嗷。使風止雨霽。存其未收之稼一二。則民庶幾有以續命。而吏亦永有以事神。不敢怠。伏惟鑒之。

祭羅山府君祈晴文

大田甫成。雨已復作。繼此勿息。則誤于有年。是用率籲民戚。禱神之休。惟亟獲霽止。庶或毋害。不腆醪醴。神其臨之。

又祈晴文

近以霖雨過時。害于穡事。禱神之力。覬獲開霽。將拜神貺。而雨復作。連五日夜不止。穀之未斂者。不獲斂。已斂者。腐壞而宿種不入。甚可憫也。惟神自春徂秋。保衛斯民。或烜或潤。覆露長養。其德深矣。今甫成而敗之。豈縣令奉神不謹。舉措非是。而降之罰。將斯民有流離餓殍之期。而爲之災耶。縣令之罰固宜。而民終歲勤瘁。上輸賦役。稱貸之煩。下給父母妻孥之養。雖大有年。猶僅足而無餘。況甫成而敗之。又宿種不入。災無乃已甚乎。惟神圖赦縣令之罪。哀斯民之失所。收雲止雨。使不轉于溝壑。則縣令敢不變心易慮。率受賜之民。永有以敬事。

謝晴文

乃月之初吉。至于哉生明。茲民惕然。以霖潦敗田爲憂。守土率僚。屬躬至祠下。述民之憂。以請命于王。王

維降歆。據陽滌陰。豁然開霽。如響斯答。則王之孚惠我民。其有窮哉。夫一牲之薦。不足以報王德。將俾我民。歲歲蒙王之休。以奉王祀。無有壞。

祭風伯神文

惟神振發萬物。功宜勳植。式崇明祀。祇答靈休。謹以贊幣牲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尙饗。

謝雪文

近以冬溫不雪。陰禱于神。薄禮未薦。嘉應昭格。豈惟宿麥之膏潤。抑亦癘氣之銷伏。功惠若此。報當如何。薰劑醪醴。將之至誠。從以耆羞。躬拜廡下。

耀州開河祭諸廟文

漆沮兩河之爲患有年矣。至于今日。其患已迫。州縣上奉朝廷。作堤防以捍患。豈得已哉。公私悉力。務爲完壯。至水至輒蓄敗。使不得爲全堤。今因人之策。別爲簽堤。以殺水之怒。庶幾餘堤得存。不重費民力。亦非得已也。堤欲成。雨輒不止。水輒大至。若有物與堤競者。州守以事神養民爲職。旣非人力所能勝。則必禱神。協濟其事。以靖民。禮雖不腆而誠至矣。況神廟食此邦。人所赴訴。得二十日之晴。水不大至。則堤可成。民患可紓。神苟相之。俾得如所禱。敢不具牲牢而拜祝。廡下。使民永永事神。

刻漏告成祝文

立表下漏。以考昏晝。天之所以周也。三百六十五度。地之所以升降也。一千餘里。皆不出夫五斗之壺。三

尺之箭。凡交于金而合于角。出于卯而入于酉。繭絲之水。準若權石。而不差乎圭黍之候。雖因物致用。習之所創。而見于天地之情。莫知所以然者。必寄乎神之所佑。金壺一新。玉虬初溜。用告厥成。無數于後。

誌銘

司封員外郎令狐公墓誌銘

公諱挺。字憲周。山陽人也。丞相彭陽公楚之六世孫。好學善屬文。年十五時。輒補尚書湯征一篇。諸老先生見而異之。及長。博極經史。貫通諸子百氏。而亦旁治天官、族姓、地里、鐘律之說。尤喜論兵。慨然有大志。天聖五年。進士乙科。爲吉州軍事推官。丁其父博士憂。服除。爲荊南府節度掌書記。因朝廷用兵西方。撰韜略策論五十篇以獻。詔藏秘閣。而閭丘良孫者。冒取公所獻書三篇上之。除爲官。歐陽公修知其事。欲出秘閣本以正良孫之罪。而不果。移監鄂州茶場。改著作佐郎。簽書節度判官公事。是時元昊數入盜邊。西師未解。上求方略之士。如不及。諫官王堯臣薦公有方略可用。召試對策數千言。故事。策試優止三等。而公策第二等。遂擢通判延州。賜五品服。丁其母王夫人憂。其後契丹聚兵古北口。北方戒嚴。近臣田況等薦公可任將帥。詔但遣秘書丞通判成德軍。樞密副使富公弼宜撫河北。亦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詔但擢知彭州而已。遷太常博士。移知蘄州。未行。改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移江東路。遷祠部度支二員外郎。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管。連陷緣江九郡。逼廣州。公適罷江東至京師。多從南方來者。問智高事。頗得其要領。而爲之策。未有云也。會樞密副使狄公青自請行。天子以爲宜撫使。行有日矣。公見

狄公勞其行。因謂狄公曰。蠻人阻深走險。時出而戰者。用所長也。如聞智高數勝。去險阻而陳平地。是自棄其所長而從所短。此正智者用奇之時也。迺謂狄公曰。步兵利險。騎兵利平地。蠻人不知騎兵。而又以爲中國之騎不能到也。可挾騎士以往。誘致平地。使步兵爲正以擊其前。騎兵爲奇以擣其後。蔑不勝已。狄公大然之。因請三千騎以行人。謹言五嶺之地。巖險霧毒。中國之步兵猶不可。而況用騎乎。及與智高戰。歸仁卒以騎兵勝。追奔五十餘里。蠻人死者幾萬。計如公策焉。公在江東時。嘗病。及來京師。病未已。因請爲州。罷監司職事。詔知秀州。遷司封員外郎。知單州。病益甚。遂致仕而卒矣。嗚呼。士之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亦有也。人莫知之。則老死不可用也。如公博記廣覽。獻言指事。殆所謂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矣。名公大臣爭知之。而官止員外郎。任止州縣。務盡法意以寬民。或拯民于已死。眇然儒生而一心于吏道者也。及國家有緩急。乃更能知其大慮。觀敵制變。籌度萬里之外。猶矢破的。則如公者。用于平日與有事之時皆宜也。雖死不遇。亦可尙已。曾祖諱某。仕南唐。贈左千牛衛將軍。祖諱嗣昌。任供奉官。贈右武衛將軍。父諱頌。任國子博士。贈光祿卿。夫人丹陽邵氏。生三子。長曰俵。鄧州節度推官。次曰億。中進士第。潞州壺關縣尉。次曰俛。先公卒。女三人。長適進士閔國均。次適永興軍右司理參軍周遠。次適進士方奎。孫九人。曰勃。早亡。相如。進士第。曰勛。曰勍。曰勉。曰勤。皆舉進士有名。二尙幼也。公享年六十有七。其卒以嘉祐三年三月十二日。其葬以元符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則某州某縣某原也。其書二十八卷。藏于家。所謂輅略策論者在其中。銘曰。

公高之別。有晉大夫曰文子頡。始氏令狐。秦記太原漢著伊吾。元魏之守。侯于藍田。藍田孫子。爲隋納言。納言六世。相唐宣宗。文麗行高。周彭是封。丕顯丕承。施及于公。嗚呼公乎。學力而淵。志特且持。少露其奇。百牘是書。誰與敵遠。決策坐隅。翼之張之。卒卷不舒。貳延守斬。使于江吳。如是已焉。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奉議郎令狐端夫墓誌銘

令狐端夫者。諱倖。山陽人也。曾大父嗣昌。贈左武衛將軍。大父頡。贈光祿少卿。父挺。故尚書司封員外郎。端夫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從福唐劉彝先生學。左氏春秋。得其師法。年十八。時司封君知單州。卒于官。無舍業田產。惟餘囊中裝直百金。爲其族人遠來持去。端夫不問。亦不追止。及仕。強于吏治。必知民所便。安與辛苦。務盡心力。愛而利之。嘗調守洺州。曲周縣令。漳水歲暴溢。環其城。人無固志。端夫乃經度爲大堤以捍之。曲州豪類皆不欲。而州守監司亦不欲。端夫獨撓衆議而成堤。人始保聚爲安久計。後水至。或畱堤。父老必率其子弟。相縣官之役。曰。無堤是無曲周也。汝州沙河同德。有公田種稻。置官洛南以領之。民佃作。歲久數罹水旱。逋租至三萬斛。無肯爲言免者。往往脫身棄廬舍桑聚亡去。端夫時爲稻田官。適會故丞相富鄭公守汝。乃爲公分別具言其狀。上之朝廷。盡貸所負。民亡去者皆復。較數年之課爲最。元豐四年。五路兵入界。端夫以涇原轉運司屬從軍。走靈武。行二十日至鳴沙。會軍無見糧。未知所以取濟。文吏從軍者。坐軍中不敢出。端夫遠望有野燒。曰。豈敵人不盡窖而藏之反燒耶。乃率蕃漢部兵。棄大軍數十里。直詣燒所。共救止之。果得菽麥二萬八千斛。大軍因之。遂至靈武。如此類甚衆。然端夫天姿峻整。

莅官行己。必得直而後已。不肯爲權勢撓。故在鄆州爲司戶參軍。知之者張文定宮保。他人不知也。在洛南作稻田官。知之者故丞相鄭公。他人不知也。而端夫每以職事與監司辨。卒以語言忤當時監司而坐廢。蓋端夫自鄆州司戶參軍。濮州雷澤縣尉。洺州曲周縣令。監汝州洛南稻田務。遂廢而家居。起爲涇原路轉運司。勾當公事從軍。罷守處州松陽縣令。環州錄事參軍。武勝軍節度推官。未行。以疾致仕。爲宣德郎。有子七人。長勃。次相如。次勛。次勵。次正平。次皞如。皆通經樂善有立志。勃與勸先卒。而相如、勵、正平、皞如相繼由進士上舍登第得官。相如承議郎、勸爲河南府潁陽縣正平爲陳州州學教授。皞如爲河南府偃師縣主簿。由此汝之士大夫之子弟皆勸慕于學。登第者亦衆。于是閭里見端夫而賀曰。公雖廢不用。而有子如是。豈直慰公目前而已哉。端夫致仕後五年。以子恩遷通直郎。又以寶赦恩遷奉議郎。大觀四年閏八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汝州。卽以其年十月二十五日葬于州郭之北白雲山司封君之墓次。以夫人故崇德縣君李氏祔而葬之。始吾從軍靈武。邂逅端夫于靈武城下。是時端夫年四十。及吾來汝州。而見家先在汝。端夫自環州來。省識其面目。相與問勞。往還千里中。有子登第。有女嫁人。而端夫年六十後。吾使京東淮南歸。端夫已病。見其次諸子相繼登第。有孫男八人。孫女七人。曾孫女一人。而端夫年七十。今又見端夫之卒。哭而銘其墓。然則吾與端夫舊可知矣。而吾老亦可知矣。銘曰。

其義較然。其惠藹然。其勇矯然。其仕跌然。其門淳然。命耶非耶。豈啻于身者將大其後耶。

故承議郎雲騎尉常君諱珪字粹夫河南洛陽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嘉祐中爲鳳州司理參軍號稱詳明能治獄河池遠鄉酒家殺人無左驗誣其旁近下貧小民爲殺人者縣吏受賂掠笞數千百不服乃背引其兩足擢髮與手交縛于柱上布堅豆于地使膝之晝夜不釋囚不勝痛誣服至州以爲實殺人者下之獄而君爲獄官獨意其非是聽辭觀色徐導之使言囚不敢變乃更反復驗問熟喻之使言囚亦不敢而涕下君旣微得其情乃逮捕告者別治之告者果自言無賴殺人囚非殺人者獄旣治河池縣令李撫長懼得罪移書州將與君辨州將疑之雖部使者亦疑不敢決君日抱其獄分別其冤狀執不爲疑者三月遂竟殺告者而出其囚熙寧中爲巴州恩陽縣令巴號險遠而恩陽又巴之遠縣至者鄙夷其民多笞辱虐使之君獨以文法辨告教以親愛和易之道亦時時觀遊與士人講習爲文章以順其俗民大安業及滿受代且去民擁挽遮留竟日不得去至有臥路爲兒啼者提點刑獄穆珣行縣至恩陽適見之曰爲吏者不當如是耶因問君何爲遠宦幾考矣薦者爲誰亦應改官否君言家貧急于祿食不能擇地來恩陽書十考薦者四人官未應改也詢曰君而不使改官誰應改者卽日薦君是時宣徽南院使郭逵用兵安南失朝廷旨人人知其且得罪或謂君曰達嘗薦君今將得罪君疾行卽改官徐行則無及矣君方間道走伯兄朝請官所省其親留月餘以盡親歡及至吏部達已得罪差十日不應改官而君怡然不介于心也君自劍州劍門縣左簿五任而改宣德郎知汝州襄城縣事及三遷而至承議郎以疾病請監華州鹽酒稅而卒卒後九年葬于河南府伊闕縣府下之原曾祖諱仁美祖諱晝問尙書屯田員外郎父諱吉

爲尙書比部郎中。贈右金紫光祿大夫。曾祖妣王氏。封廣平縣太君。妣陳氏。集賢學士越之孫。封潁州郡太夫人。妻寇氏。建始縣令仲簡之女。封嘉興縣君。四男子。三女子。男嘉猷、遠猷、徽猷、英猷、徽猷中進士第。爲宣德郎知濰州北海縣事。女嫁李準。次嫁張仲。幼嫁薛錢。皆進士也。壽六十。卒于紹聖三年八月辛酉。而于崇寧四年四月甲申。將葬而銘之。銘曰。

常氏遠矣。太原之望。漢惠自侯。唐哀維相。從于臨晉。君實其支。以生代死。君能相之。人行駢駢。君也遲遲。孰不欲遷。實懷母慈。爲吏不遂。爲子亦宜。不遂其宜。銘以諗斯。

西臺集卷十三

誌銘

判西京國子監宋公墓誌銘

公諱慶曾字承甫姓宋氏在眞宗皇帝朝有任尙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譙國公者諱皐公王父之考也在仁宗皇帝朝有任兵部尙書參知政事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宣獻者諱綬公父之考也在神宗皇帝朝有任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修國史贈太尉常山公者諱敏求公之考也公以王父蔭起家守秘書省校書郎十遷至朝請大夫自監南京糧料院十任而判西京國子監積勳至上柱國封平棘縣開國男食邑四百戶而某之姑實宣獻公之夫人所謂常山郡太夫人者也某之姊實常山公之夫人所謂代國太夫人者也故公之卒葬其子焯與輝屬予譔集公之行事以誌于墓道曰莫如我先人之舅氏爲知先人之盡也按宋氏出于趙州之平棘宣獻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藏書萬餘卷其所著述纂錄合七百餘卷而公嗣常山公亦著平棘集二十卷河南訪古錄一卷先公故事一卷愚谷記五卷纂樞中集碎金一卷嗚呼其有家之遺風矣元豐八年三月哲宗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有司討論垂簾之儀未備惟公家有其書乃詔公上之昔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命爲籍氏而籍談爲司典之後今宋氏自宣獻公以儒居位凡郊丘廟祫會朝禮文官名制度一皆出

之手。至常山公益明習。而公繼兩人後。卷不釋手者三十年。亦多知古今沿革典故。公卿大夫疑于事。必咨公而後乃行。本朝之籍氏也。是可尚也。公娶燕氏。右諫議大夫度之女。生兩男子。三女子。男曰焯。與焯也。焯今爲通直郎。提舉秦鳳路弓箭手。焯爲通利軍。衛縣尉。女曰福和。福延。福因。皆已嫁。孫六人。曰某。郊社齋郎。曰圻。舉進士。餘女子也。公以崇寧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五。至明年二月某日。葬公鄭州新鄭縣西顏村世墓次。或問公之爲人。曰。仁厚恬安君子也。公嘗通判邢州。國信使吳立禮道病卒。公領其後事。經營悉備。雖其家人不能過。立禮非有德于公也。而公非有待于立禮也。特哀其客死。而爲之盡力。吾是以知公之仁且厚也。元祐中以十科取士。薦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者數人。而卒不用。以太子太保張公方平。故戶部尚書呂公公儒。故御史中丞李公之純。皆號爲相知。而未嘗倚以進也。平居惟家學之爲嗜。雖一飲一食。未嘗忘其學。若不知也。寧老不用。蓋無嫌焉。吾是以知公之恬且安也。其家世門生故吏。類皆聞人。後多至公卿。而未嘗一挽手。公亦未嘗以此望之。吾是以知公之爲君子也。旣與問者道其語。因併載而銘諸銘曰。

公何遊乎仁厚之域。以恬爲囿。以安爲宅。其安何如。手中有書。其恬何久。其書在手。孰冕而赫。我祖之客。孰芾而煒。我父之士。公也適然。惟父是似。懿公之銘。銘其君子。

朝議大夫賈公墓誌銘

【原註】代范忠宣作。

公字仲通。姓賈氏。其先趙之眞定人也。五代晉漢之間。有仕至給事中者曰絳。爲太史。以史名其家。給事

之子曰琰。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宗皇帝器之。由贊善大夫擢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于公爲曾祖。諫議之子諱汾。仕至殿中丞。卒。葬開封。更爲開封人。贈工部侍郎。于公爲祖。侍郎之子諱昌齡。仕至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于公爲考。公以尙書遺恩。爲郊社齋郎。調開封府開封縣主簿。移封丘。監潁州酒稅。移鳳翔府郿縣令。改大理寺丞。知耀州富平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賜五品服。改虞部比部二員外郎。知青州臨朐縣事。遷駕部。知渠州。今資政殿大學士韓公維知開封府。薦公東明縣。會行役法。初下。民有以令爲弗便而自訴于朝者。或曰。止之。不止得罪。公曰。吾非能使民訴。亦弗止也。行法者果怒。諷監司微察公罪過。旣不得。遂中公以他法。謫監順安軍酒稅。改虞部郎中。通判江州。判南京國子監。官制行。改朝奉大夫。知筠州。遷朝散大夫。賜三品服。有使江西行鹽法者。官吏畏罪。強售民以自免。公曰。吾老矣。不能爲也。卽日稱疾。遂致仕。今天子卽位。遷朝請大夫。用其子公直明堂。恩進朝議大夫。居于家。元祐四年八月七日卒。年七十。公爲人好學。慨然有志。溫厚質直。其見于外者。乃似其中也。甚介且廉。而尤方于事上。不肯趨和順意。故雖竟老不用。居官治民。所至常見稱述。初爲鳳翔府郿縣。今人以紙爲業。號紙戶。歲輸錢十萬。謂之檻錢。其後檻廢不治。無以自資。而輸不改。紙戶苦之甚。公曰。吾請于轉運司。不肯獨也。乃自請于朝。獨其輸。耀州富平人穿地得泉。以聖爲號。曰聖泉。遠近爭取而調之。日數百人。公時爲令。不信。曰。昔嘗有聖人。今又有聖泉。巫皆妖也。遂塞之。安邑令劉顥。以事掠笞人至死。懼罪。乃誣吏自掠人。監司使人薄責顥。更數輩不服。最後公。公謂顥曰。君以事掠人死。非故也。

不過抵罪。如誣吏自掠之。則吏又死矣。因謾爲故。且不可。況因殺之一人而殺二人。君其安乎。顓悟而泣。遂服罪。渠州人以吏職相高。富豪大姓。皆占吏職。爲婚姻。民訟與事至庭。爲吏所亂。不得伸。公至。察知之。乃逐其豪惡吏。參以貧下戶爲之。渠人大悅。及公去。畫像祠之以自慰。其在東明。吏循用雍熙丁口之籍。爲奸。顧常寬之上戶。公更之。因得羨丁幾萬。力役均焉。始娶范氏。封崇德縣君。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文正公之女。再娶裴氏。封仁壽縣君。國子博士士倫之女。子三人。公直。朝奉郎。公立。不仕。公亶。蘄州蘄春縣主簿。女四人。長適三班借職田昱。次適宗室三班奉職祚之。次二女未嫁。卜以元祐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葬于鄭州管城縣周張原。以二夫人附。賈氏自給事公下。皆有名當世。而尙書公之孝友。人皆知之。凡弟兄子姪。無遠近不能自養者。教養之。女貧無以嫁者。嫁之。仕宦可以官其子。推與族人者。四。及其卒。六人皆未官。而公視尙書之所爲。弗敢改。旣以喪其父兄。而弟妹子之孤者十餘人。教養嫁娶。無一不得其所。故自慶歷以來。士大夫皆以賈氏爲孝友之風。而公沒之日。家無餘資。某于崇德縣君弟也。與公遊。知公。而子又來請銘。故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不願于通仕。以試兮。不疾于艱方。以自正兮。試而止之。道則類兮。克孝而友。由厥世兮。銘以納諸昧兮。是其志兮。

朝請大夫孫公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上柱國。華亭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公。以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高郵之私第。公江都人也。徙家高郵。諱覽，字傳師，治平中舉進士爲河南縣主簿。稍遷至秘書省著作郎。知開封府尉氏縣。縣多兵屯，而將官與其副以刻治遇之無狀，軍士多欲反者。謀因大閱，殺二將潰去。及期，二將微知之，不敢往。民多避之郭外。洵公聞卽驚起，家人挽止之，不可。遂疾驅至其所，召在前者謂曰：「將官以刻治，若等固有所負，而若等所爲乃負縣官。且若世衣食縣官而殺其將以逃，去將安之？若等一死固不足惜，獨不念父母妻子從若而死耶？」在前者感悟，率其衆再拜就列。二將始至，猶衷甲。公召二將前面數之，顧吏爲奏按治。遂大閱，無敢喧嘩。是日微公徑折其謀，因譴責二將，示以無事。尉氏軍幾叛，神宗皇帝聞之，乃召見爲司農寺屬官，使利州湖南、江西路爲監司。官制行，爲尙書左司員外郎，使荆湖南北路。自荆公介甫爲政，始治五溪，而蠻徭介荆湘桂管之間，官兵鎮守，勢不能相屬。數困擄掠，公相視要害，增築障塞，道荆湘桂管溪峒，使相通達，兵不留行，蠻費大省而患亦息。會諫者欲招徠誠州、西道胡耳等，而辰沅又欲籍蔣波六州徭人爲民，公卽奏罷之。及還見上，因極言徽誠內屬，當時從事者官過其望，雖趣走給使之賤，皆欲資蠻以爲官，未有已期。蠻徭散漫山谷，勢不能羣聚，說諭招來宜無難者。然地不可賦，人不可使，廣無賦之地，籍不使之民，而大農之費累百巨萬，願界上之郡縣羈縻之，不以累中國。後有言者，惟陛下察之上納用之。哲宗皇帝卽位，累遷爲邊帥，以直龍圖閣帥桂管，進寶文閣待制。帥太原，入爲戶部侍郎，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太原。太原總四路，而嵐石麟府爲邊州，麟府又孤居河外，寇至輒傳城下，自離石絕河而西，與秦地延州相望，而夏人據有橫山，距

河爲塞。不得與秦合。元豐中。嘗攻得葭蘆。元祐中。棄之。及公來。議復取葭蘆。而其地峻絕。澗谷重阻。兵不得前。夏人聞之。以兵數萬屯境上。公乃下令。須兵滿五萬乃行。夏人益遣丁壯就屯。而公兵終不出。夏人屯既久。涉冬月。飢餓輒疾。公益修戰備。猶不出兵。或告敵騎數萬攻嵐石之屯。垂敗。乞濟師。軍吏夜請計事。公臥不起。及明。乃復曰。官軍已據便地。寇未嘗來也。公曰。吾固知之矣。幕府問公何以知之。曰。離石塞外無敵帳。就欲爲寇。非一月不集。豈能遽至而不聞乎。殆諸將以吾未出兵。恐不見寇軍。賞輕矣。幕府退。乃下令具糗糧。嚴兵械。曰。寇將至矣。居數日。夏人兵十餘萬。寇至神堂。公厚集其陣以待之。兵方接。斬數百級。獲其酋長數人。夏師度不能支。遂遁去。公曰。可矣。乃遣王慤。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某。王舜臣。出嵐石。遂城故葭蘆。未就。寇數萬猝至。公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敵前不能進。而後爲世永所擊。遂大敗。卒城葭蘆而還。既退。乃使折克行于津慶州。斬二千級。驅馬牛羊數十萬。使張世永與克行。復出龍橫川。斬千級。城寧川。王文振。張某。城榆木。而榆木無水。泉有虵出于南隅。人至虵所視之。泉如漢湧。遂城榆木。而折可大。以兵三千四百踰河入。斬千四百級。寇兵不敢出。乃使世永。克行。城端正。平文振。城烏龍川。烏龍距延安之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與米脂直。于是秦晉始合。而寇不得至麟府矣。是時章惇子厚爲宰相。曾布子宣知樞密院。欲遂合兵以取靈武。公曰。靈武未可取也。及移書二府。具言靈武非餘力可下。且曰。靈武之事。曩嘗聞餘議于相君矣。要使陝西不知用兵。而以歲月下之。今返欲速。河也。二府不聽。公乃上疏論其事。子宣怒。乃曰。葭蘆之役。嘗使支郡市馬儲畜。是擾也。卽以功進樞。

密直學士。而以擾奪二職爲寶文閣待制。猶守太原。公上表謝。又曰。謝語不虔。可謫也。復褫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自是數復數奪數年。最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時上益厭兵。諸帥稍內徙。子宣欲先事制人。使不言。卽爲詔。約束諸路固守。慎無以私見撓前功。且令畫知以聞。公方趣州在道。因奏言。臣去渭久。願至渭徐度所宜。卽所建築城堡居要害地。屯戍糧餽。可以久矣。則臣固無私見。屯戍糧餽。不可以久。而建築之城。非其要。則臣不敢同衆人而敗國事。子宣怒。徙公知永興軍。又徙成都。辭不行。奪學士。以待制。仍知永興軍。遂謝病。請宮觀。得崇禧歸高郵。以疾卒。年五十九。公有兄莘老。仕至龍圖閣直學士。以文學行義爲時儒宗。而公亦以文行進。通達世務。長于吏治。與兄莘老並。莘老平生仕宦。多推所得之恩于族中。而公亦以任子恩。官其從父兄弟三人。及姨之子吳觀。故歷仁英神哲四朝。皆至大官。得名于天下。天下稱賢弟兄者。必曰莘老傳師焉。然公少以功名自器。遇事輒前。無所凝滯。至辨是非。明當否。可進而退。不可以加名屈。神宗皇帝時。書凡五六上。皆指切事情。究極利害。其言直而不忤。婉而不同。懇至而不迫。直有味之言也。如胡耳蔣波之議。靈武之疏。涇原在道之奏。雅不爲好事者所喜。而子宣病公。時子宣在右府。邊事悉從中制。人莫敢校。公獨與之辨。嘗移書子宣曰。二府之居。大臣之傳舍爾。去來其常也。而公欲不去可乎。雖丞相子厚與公稍厚善。至是亦不善公。爲戶部侍郎。以事至丞相府。謂子厚曰。公之行事。公乎私乎。子厚作色曰。何謂也。公曰。好惡出于他人。而公爲刑賞以循之。是人嫁怨于公。而又賣公也。獨何利乎。子厚不懌。及公駁靈武之議。疏書交上。由是子厚子宣皆以公爲病。此其

所以謫而終廢也。曾祖諱公誠。祖諱再忻。父諱億。太常寺奉禮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元氏。贈河東郡太君。李氏。贈真寧縣君。王氏。封齊安郡君。子垓。潁昌府觀察判官。垓以崇寧元年正月十七日葬。公于揚州某縣某原。實世墓之次。公之去太原也。端明殿學士林希繼之。以公所取之葭蘆建之爲晉寧軍。而榆木之泉以蛇異。賜名神泉。因使榆木之號置廟祠于其上。將吏嘗刻石于廟。以頌公之烈云。銘曰。智及之。勇能行之。其行不遲。故人以尉氏之事爲奇。智及之。力能舉之。其舉也時。故人以晉寧之功爲希。謂公不武。晉寧以城。謂公尙武。靈州不行。誠豈爲同。秦晉以通。不行豈異。兵家之貴。以是而庸。以是而廢。以是而功。以是而罪。終焉而無愧。嗚呼。吾傳師之不可不銘也。亦以是。

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諱兢。字彥履。其先曹州乘氏人也。慶歷中徙家鄧州之穰縣。因葬其上。世于穰。更爲鄧人。嘉祐中及進士第。調峽州司戶參軍。移洺州曲周縣令。未行。丁外艱。繼又丁內艱。思慕哭泣。築室于墓次。終三年之喪。服除。調延州膚施縣令。滿當代去。守臣以公治膚施狀請于朝廷。改著作佐郎。再知膚施縣事。故樞密直學士李公承之爲中書檢正官。察訪河東陝西。辟公爲屬用。故端明殿學士趙公高及今集賢殿修撰章公粲交薦。簽書觀察判官。改簽書節度判官。轉秘書丞。今觀文殿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公管勾機宜文字。轉太常博士。團結鄜州路五將軍馬。并爲條約。皆施行。以功遷屯田員外郎。李公承之爲三司使。辟公管勾度支帳司。軍興從陝西轉運司。辟都大監護陝。號華耀。邠寧。環。慶。八州。

糧運入界至靈州官制行易所居官爲朝奉郎罷帳司轉朝散郎知宿州入爲倉部員外郎遷郎中賜五品服今上卽位遷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元祐初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改京西南路歲大饑隨州之南有剽掠于野以爲食者多至數百人朝廷患之遣公同轉運使按捕類皆得棄市罪公爲分別輕重所當活者甚衆轉運使初不聽公公曰歲饑民無食就有粟者食爾豈與攷刦斷道椎埋爲姦者同耶轉運使曲聽公奏當論死者才二人改提點秦鳳路刑獄未至入爲祠部郎中改金部遷司農少卿又遷將作監轉左朝散大夫累勳至上護軍出爲京西轉運使會宣仁聖烈皇后宴駕山陵應奉猝起公謹出納損僥倖均力役獨末費陵事因以取辦人多稱之亦有怨之者期年召還知曹州轉左朝請大夫公舊知曹風俗而曹人亦知公之能旣入境盜賊不除而自止猾民狡吏斂手曹遂稱治明年公以疾病請致仕得請未行而卒于曹實紹聖二年二月六日也壽六十有四公長八尺二寸語音如鐘居官治民以嚴稱若不用法者而取舍擊斷實皆在法中尤能察盜賊初辟鄜延爲機宜從帥呂公巡邊至禮萬谷遇盜未得公言盜可捕狀使人如公言捕之盜果得後在京師奉朝請宿州徐一起爲盜抄掠旁數縣神宗皇帝問孰可爲宿州守者近臣以公對上卽命公知宿州因詔問治宿如何以止盜公上言朝廷法令明具民物安樂然盜賊不止者州縣但行罰而不行賞賞之不明猶不行也賞不可以徒行願特賜錢五十萬以待可賞者則不憂盜矣神宗皇帝許其半至宿傳示有人告盜者知其實面賞之居數月宿州賊盜解散而徐一獨未得公奏罷朝廷先所遣捕盜之官自請期年必得又數月果得徐一及其黨數十人以告徐一者聞

諸朝上特官之。及爲京西南路提點刑獄。有盜管三起。蔡州轉刼諸屬縣。熾甚。朝廷爲遣使督捕。莫敢近。因詔公至蔡州捕之。公曰。蔡非我路也。我往而得盜有嫌。不往則盜不可得。非朝廷所以遣我意也。遂往。至則盡更爲前約束。設方略。自使人捕之。管三又得。故凡有名盜未得人。皆曰。何不使王彥履所至。厲風采。不以徼倖貸人。吏民側足畏之。服其施設不犯。然不純任刑罰。好爲條教。拯拔成就。有德于人者甚衆。從軍靈州。時軍中病死者類多棄之不收。轉運司有帳下督王慶病死。將棄之。公曰。慶有所乘馬。可以載其尸。何爲棄之。因收斂。縛其尸馬上。與並行數百里。得入塞。送其家葬之。初至宿州。廷中有桎梏而立者數百人。問之曰。負錢無以償官。公盡解脫遣之。曰。與若等期一歲。善爲小力作。以所有來償。無累我幕中。吏爭以爲不可。公不聽。後果如期而至。盡償所負。無一人亡去。其告徐一者。符離牧羊兒也。旣得官。無知得其告。賞緡錢。不能爲生。公召教之。親爲區處。使買田。求士人爲師。學書計。令益有知。能仕宦。故公雖以嚴用。而人稱爲君子。多愛之者。以知吏治本未故也。曾祖諱文素。大理司直。祖諱肅。不仕。父諱餘慶。光化軍錄事參軍。贈左中散大夫。自司直至中散。或仕或不仕。而皆有以得稱于曹。妣朝氏。贈南陽郡太君。妻陳氏。封壽安縣君。生子七人。確。早夭。公立。鳳翔府法曹參軍。公廩。公爽。皆太廟齋郎。碩。公亮。先卒。孫男五人。琮。瑤。球。珪。瑀。孫女九人。以紹聖二年十月十七日。葬公于鄧州穰縣鄧丘之南原。以壽安縣君陳夫人。祔。有文集十卷。邊防議一卷。銘曰。

王氏在曹。不顯而德。及大夫公。卿士是則。百城是式。忠孝是力。不棘不求。有聞于世。大盜屢夷。惟公所之。

執嚴其聲。惠實在下。歿猶及之。況乎生者。介然其中。挺然其質。慨然其爲。較然其實。何必銘公。公自不沒。吏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公諱昱。姓劉氏。晦叔字也。家世居曹。爲曹人。有名有古者。以官治葉。三年。葉人宜之。遂留不去。因家焉。更爲葉人。晦叔之考諱惟新。祖諱從一。曾祖諱文顯。而考以晦叔贈官至正議大夫。由正議而上。間三世不仕。至晦叔始以仕行其志。雖不至通顯。而操節治行。號當時聞人。葉城劉氏。遂爲令族矣。晦叔嘉祐中。以讀治五經得高第。歷真定尉。上元縣主簿。博平令。改大理寺丞。簽書永寧軍判官。有能名。擢知開封府襄邑縣。爲京西轉運司屬。召對。提舉秦鳳等路常平。自是爲河北淮南轉運判官。京西成都陝西河東轉運副使。間爲戶部吏部員外郎。郎中。使大遼國。押伴夏國。泛使江淮荆浙發運使。知晉州。涇州。滄州。太平州。亳州。應天府。凡二十八任。五十六年。未嘗有瑕謫。爲人樂易溫厚。而明于事。其治民也。視公家如視私家。而爲之政。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焉。故所至稱治。而行之久。見于事者衆。故人以爲有古循吏之風。在涇州時。本道數被寇。邊吏多爲守計不出。公曰。攻守豈有常哉。乃總計內外屯營。鳩材峙糧。若將繕治而有待者。期年而辦。居無何。詔進築平夏。發涇以奔命。樓櫓之材以間計者。三百四十有九。他州倉猝。一切取于臨時。而公獨辦以繕治諸營材。附調夫以行。無一物取于民者。平夏之役。漕臣下令爲驢運。驢至生地。無芻菽。率多斃踣于道。糧亦屑越。希有達者。公獨教民以小轉饋邊用。二人輓致之。旣益多。而入生地。無芻菽之患。小轉行速。獨先他州至平夏。帥本道者。乃下令諸州。視公所爲而法之。平夏旣城。士卒罷歸。

者數萬人。邊塞蚤寒。公乃預飭屬縣爲衣裘密室備糗糧以待。又移文旁郡相與撫其歸者。旁郡如公之教。因緣所活無慮百萬數。在滄州時。河北歲大饑。朝廷遣使者督視所在賑給。州縣大爲俵發。人人而給之。以給多爲功。公曰。給其所當。無多少也。務爲給多。則後無繼矣。秋雖饑而在少壯者尙可以自養。乃先廩給其老弱疾病而徐及壯者。他州厚其初。至春果無以繼。率多饑死。而公之境內歷三時無有饑者。茲非治公家如治私家之明驗耶。茲非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之效耶。雖行今之道而有古循吏之風信矣。公累官至奉直大夫。娶楊氏。韓氏。卒皆贈恭人。長子曰民質。次曰民師。朝奉郎。次民瞻。朝散郎。次民則。宣教郎。次民獻。通直郎。次未名而夭。凡六人。孫曰璞。曰瑗。曰環。曰瑛。曰瑊。曰瑒。曰瑛。曰瑒。曰瑛。曰瑒。通仕郎。瑛。將仕郎。瑛與瑒皆夭。凡八人。女長適宣德郎張忱。次適朝奉大夫崔獻。次適文林郎王本。次許嫁未行而亡。次在室。凡五人。孫女長適假將仕郎王頤。次適將仕郎張安老。次適承奉郎范直清。次適承務郎時謙。牧餘在室。凡十一人。曾孫男曰鐸。曰鏜。曰鎮。曰釗。曰鈞。凡五人。曾孫女一人。嗚呼。可謂衆且盛哉。公守應天後。倦于吏治。乃請宮祠于朝。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居許下。日與許下諸老及賢士大夫以詩書琴弈自娛。凡九年。至政和四年八月。請老于朝。以其月七日卒于家。年八十一。嗚呼。可謂壽考康寧而善終哉。公既卒。諸子卜地于陽翟縣晉臺鄉紫雲原。將以政和六年七月庚申葬。公于所卜之原。而再拜泣血。請銘其墓于東平畢某。惟某雅與公遊。乃網羅公之行事。與其所踐歷及官封卒葬而爲之誌。誌成以示沛國朱光裔公遠。公遠曰。是皆公之大節也。抑有餘事可以益諸仲游曰。可哉。公遠曰。公在襄邑時有疑訟。更

數令不決。公曰：何訟之疑而不決如是？第未察爾，乃深探其事，指授而決之，不在意也。後二十年，公守臺社，舟次泗上，有焚薊再拜，正直公之舟者，問其故。曰：公在襄邑，所決疑訟之人也。指其薊曰：懷此二十年矣。今得見公于此，故焚之一事也。公之子若孫既衆多，而其待兄之子，偲與民章猶己子也。自偲孩提，卽教使爲學，舉進士及長，與其子民師皆以進士得第，而偲仕至宣德郎而卒。公哀之，會大禮，當任其孫璞爲官。公輟薦璞之恩蔭，補民章之子瑗。瑗仕至宣德郎，又卒。公又輟薦璞之恩蔭，補偲之子璿。則晦叔處兄弟間亦至矣。二事也。公性恬安，守正而不肯與物忤。荆公介甫父子愛公爲人，數稱之。公以官居洛，故相高平范公與當時諸老亦愛公，爲人稱之。如出一口。元豐中，神宗皇帝聞其能，召對，面賜諭甚渥。其後出入內外，與搢紳士大夫游，無不得其心者。是宜取大官美祿，以鍾其金玉于家。然官止奉直大夫，任不過發運，所居之廬，纔足蔽風雨，而田園卒歲之外，無有餘者。以此知公仕宦出入中，自有義志在。奉公如私，以愛民爲本，要之稱職無所負而已。則良心尤可知矣。三事也。雖非大節，亦可以益諸某。曰：嘻，孰謂小哉，是亦公之大節也。因并載而爲之銘。銘曰：

凡今在公，治不爲易，厥惟其家。願言則治，趣公如私。昧者不爲，嗚呼公乎！獨能爲之。涇水之陽，滄海之涘，公爲民父。民則公子，孰有執無？如家。壺壺惟其壺壺，是以煒煒。有子蒸蒸，有孫繩繩。孫復有子，兄子兄孫。兄子兄孫，再振以恩。何斯銘斯，公半古人。

陳水部墓誌銘

君諱知雄字守柔陳氏故右正議大夫致仕述古之子故太子太師致仕鄭國文惠公堯佐之孫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尙書令秦國公省華之曾孫也世爲蜀郡閬中人後徙鄭今爲鄭人君年十五以文惠公恩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爲人博文強記儻任氣節喜賙人之急其仕官不畏強禦日與上官辨是非必得當而後止上官多不悅者人或告之君自若初監河南府酒稅次監信州鹽酒稅竟以與上官辦事爲所中傷而廢其年未三十也君一廢四十年治平中以神宗皇帝卽位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濮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矣而遂不仕其居閬里日飲酒爲詩篇治宅種田悠然自得出入游縱恢諧笑謔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爲自此衰矣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他人病者憂死病而有憂所以益病且衰也我病卽待死爾不憂故不衰知者以爲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尙無恙往來蔡鄭之間白首問安人皆嘆息焉其後正議公卒君持喪居鄭里至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遂卒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尉次曰某次曰某女三人長適右通直郎辛友直次適進士介瑜次未嫁卜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懷忠鄉某里某原其子復乞銘于東平畢某某之外祖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師古卽正議公之從兄君于某母黨也其可不銘銘曰

隱守柔公相孫強其志屯其身仕一跌不復論年雖老氣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諄今已矣嗟外門猶有待觀後昆

倉部郎中王公墓誌銘

元豐二年四月，河大決澶州，濮陽北流注于海。故寶文閣待制吳居易方在都水領使者，議欲匯爲東流，隄故道而復之。人多言其非，是而直居易者亦衆。故東流北流之辨，累歲不決。是時故朝奉大夫王公茂之爲都水丞，上言傳稱鯀障洪水，而河北有鯀隄，則是隄而障之與水爭道者，鯀也。書稱禹隨山濬川，而孟子稱禹疏九河，決汝漢，排淮泗，淪濟漯，而無一言及于隄障者，禹是也。今折大河之勢而回之，則積萑茭，料人力，築隄以居，與水爭道。小淤則小增其隄，大淤則大增其隄，水非徒行于地上也。而又行隄上，則終不免決溢之患。願因水之行善導之，釀二渠，疏孫口，鑿狼村，塞寶濠，以順水之性，無與水爭道。書再上，各數百言。下之有司，不省。後竟隄其河而回之。至元符中，河卒決內黃，北去泛濫十餘郡。朝廷治主回河議者之罪，而有司返置公名于主議者中，曰是不切事情。論北而意欲東也。罷公所居倉部郎中職事，或謂公宜辨。公曰：我言在也。可求不必辨。及公之亡，葬且有日，其孤師覺持公上言之遺藁，與宣德郎王叔堪狀抵公同年進士畢某泣血再拜而求爲銘。余固以辭不獲，又視公之遺藁，良信因難取叔堪所載而銘之。蓋公自瀛州防禦推官，五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又兩遷至朝奉大夫，致仕。歷商州洛縣主簿，知同州，馮翊縣，監同州阜民錢監，權京兆府觀察推官，知孟州，汜水縣事，知南外丞公事，行都水監丞，夔州路轉運判官，提舉利州常平等事，權知兗州，守尚書倉部員外郎，遷郎中，積勳至騎都尉。曾大父諱某爲起居郎，贈吏部侍郎。大父諱元一爲職方員外郎，贈刑部郎中。父諱規爲晉州冀氏縣令，贈朝請大夫。公以

元符三年四月十有三日卒于京師。以其年七月二十日葬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金谷原上。銘曰。王氏居孟。徙家河清。諱森者誰。大夫公名。公在場屋。當先衆鳴。決科如掇。益振厥聲。試吏洛南。攝商洛令。公田所入。車數十乘。睨而返之。歸若懸磬。其在京兆。從事以時。陳囚三人。謂死不疑。公猶懇請。讞而生之。既生其囚。復念厥士。有勞靡論。但救其死。李馮二猾。並暴汜水。公往爲縣。猾不少止。李敢大言。我實唐裔。公曰。欺余。創其非是。並馮治之。屏不出氣。元祐己巳。公始奉使。爲南外丞。河洶不制。公趣原武。擊舟夜濟。奮以居前。人恐如綴。有子共行。旁立不避。公曰。歸哉。我乃王事。從決濮陽。遂徙北去。或曰隄之。可使東驚。公實有言。築堤而處。豈不遽回。後艱孰禦。公言不售。更使劍外。歲饑嗷嗷。民靡所戾。公先下貧。以及一切。廩而獨之。否則吾罪。既言而行。公遂還矣。東魯巖巖。其政甚美。考公舊言。入朝爲郎。爲郎三載。河決內黃。謂公議北。厥意不臧。□□郎位。匹馬兩童。不趨而跌。固義之中。或俾公辨。公曰。何哉。得之匪求。失亦自來。雖有詔之。吾口不開。入莫與直。謂天或假。所宜百年。以永居下。胡以齎之一疾而謝。公配張氏。繼者二室。曰江曰賈。皆祚大邑。有六男子。足修公後。希道師覺。居長而茂。女實半之。厥孫則倍。六十有六。中壽之次。知公有人。匪時之宗。潞公太師。丞相汲公。凡厥高位。我引我庸。欲行而梏。以放于終。伊洛之北。有原隆隆。有水瀾瀾。有山崇崇。窆而銘之。以諗無窮。

西臺集卷十四

誌銘

登封縣李君墓誌銘

某曩以事留東州。得拜右司李公。而與其二子僞、伋、游。元豐八年十月。僞自東州來。語某曰。吾有兄。好學而文。嘗事先生姜潛。先生以進士不足累吾兄弟。勸學賢良方正。吾兄亦以其文自負。昔鎮戎失守。吾祖尙書坐貶官。先君年三十。乃詣闕上書訟尙書之冤。以爲失守之罪。在帥不在裨將。而帥韓魏公也。得正其罪。人以爲孝。及吾先君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四年不得代。而魏公適爲丞相。吾兄乃以書見魏公。魏公曰。非敢忘代也。蓋難其人也。吾兄曰。知公者以公爲難其人。不知公者以公爲復私怨也。魏公深納之。而先君始北遷矣。人以吾兄有先君之風。方先君之守扶風也。吾兄疾病且不起。及使河東。召見神宗。皇帝知而問焉。先君以實對。神宗皇帝蓋亦憫之。使吾兄而至于今。可易量耶。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吾兄于某州某縣某鄉某原。從先君之墓次。敢屬子爲銘。曰。不敢辭。按君名修。字適道。趙郡人也。曾祖克明。任虞部員外郎。贈吏部尙書。祖緯。任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贈戶部尙書。父師中。任尙書右司郎中。而君右司之長子也。以祖任試將作監主簿。嘗任河南府登封縣尉。熙寧元年卒于官。享年二十九。娶王氏。生子一人。曰暉。爲太廟齋郎。早卒。女三人。長適承議郎江敏。次適進士范某。一未嫁。而君行事爲人。凡如其

弟僞之說銘曰。

學美矣而未終乎志。志美矣而未加乎民。惟其生也。仁人之孫。惟其游也。君子之門。世勇于孝。少而有聞。宜千萬年與銘皆存。

王彥明墓誌銘

清源王氏之先有諱維清者。爲處士。居河陽。處士之子諱拯。贈官至尙書虞部員外郎。始自河陽徙家于汝。爲汝人。虞部之子諱綬。官至殿中丞。殿中之子卽君。殿中生六子。而君第四。諱曠。字彥明。汝鄭許洛之間。士多治辭賦。從科舉。而君獨狹陋詞賦。不肯學。故以未嘗事科舉。專爲長短句歌詩。以自娛。多或數百言。初若不經意。及成。雖宿學不能過也。爲人敏捷強記。讀書纔三四過。卽不忘。輕財尙氣節。遇人緩急。雖傾困帑以賙之。不辭也。虞部君無恙時。有田在其郭東。雖稍治而未盡其地力。殿中君久宦。不遂欲歸汝。而郭東田一歲之入。不足以贍一歲之用。乃使人謂諸子曰。吾欲歸而田不治。歸患不足。不歸非吾志也。君年纔十八。卽奮曰。是我職也。因募人剪伐其荆棘。墾除其蕪穢。糞治力耕。期年爲上田。歲入十倍。殿中君遂致其官事而歸。日與賓客置酒高會。供帳食飲甚設。皆出于田中。殿中君乃喜曰。使古人爲子。不過力于仕以祿我。而吾兒子于家以歸我。豈少也哉。是時殿中君年五十八。君年二十三。經紀家事。惟君之所爲。議論詞章日進。而君忽病。遂不起。君卒後五年。殿中君亦卒。然王氏居汝。遂爲大家。內外幾千指。而郭東田至今不廢。元符中。余來居汝。汝潁之間。亦有田可以糞治。輔益吾生。而患其力不足也。故余雖閒而

未歸。欲于門中求如君者。從事于田以歸我。蓋未見也。及君改卜有日。其子霽屬余爲銘。余忻然爲之。有以哉。君卒于熙寧二年五月壬子。改卜于大觀二年二月甲申。與其室宋夫人合葬。有二子。長曰駒。後君十年卒。次卽霽也。與余游汝。人以爲長者。銘曰。

山蟲蟲兮水洋洋。中有人兮汝之良。學不爲仕兮言成章。履田如職兮親裕而康。以一室兮信一鄉。命雖不淑兮家則昌。新邱故里兮其銘其藏。

奉直大夫千乘畢公師聖墓誌銘

千乘公畢師聖者。諱從周。師聖字也。畢氏望出東平。而自唐末五代以來。世居代之鴈門。爲代人。至太原文簡公。始葬其父太師于鄭之管城。子孫從之者五世矣。故鴈門之畢。今多爲鄭人。太師諱義林。仕至潭州觀城令。以文簡公貴。贈太子太師。文簡公諱士安。嘗相眞宗皇帝。薨于位。贈尙書令兼中書令。諡文簡。文簡公之子有仕至太府卿者。諱慶長。自太師而下至太府。卽公之曾王父王父與考也。太府生六子。而公居季。未長而孤。伯仲皆易之。已而伯仲出仕。多病死。或廢老于州縣。而公仕宦歷五朝。無毫釐過失。爲武興、洋州、東陽、岐、衛、太守。所至見稱。贈其父太府爲司徒。贈其母趙氏爲榮國太夫人。兄嫂姪及姪之子。生養卒葬。次爲嫁娶者甚衆。雖不至高位。而在吾門中以德稱者三十年。豈易有哉。公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十一遷至奉直大夫。積勳上柱國。千乘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歷漣水軍漣水尉。滁州司理參軍。耀州華原縣令。監青州酒。知河南府河南縣。簽書判官。太府主簿。通判河南府事。知洋州、興州、婺州。管勾

西州嵩山崇福宮。起知鳳翔府衛州。判登聞鼓院。復請崇福。遂致仕終焉。平生爲人長者。質重氣和。言若不出諸口。從游者望而接之。則知其有德性。居家澹然。雖甚忤不愠。雖甚適不喜。而接遇人物無久近。恭謹之意常存而不懈。在官如在家。人見其溫厚不苛。以爲必有通事。然所治整飭吏民信愛。興洋二州。皆以課最論。晚爲岐守。會朝廷用兵湟鄯。岐當孔道。事劇于平日十百。亦以辦治遷。初公爲大理寺丞。出監青州酒。道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運使韓公縝。謂公曰。賢者何自爲酒。吾幸得出入朝廷爲從官。奉使于外。若同諸公薦賢于上。則賢者宜在朝矣。公曰。食貧口衆。親意以外官爲便。願公止也。韓公又曰。北道州鎮相望。中多大縣。親意旣便外官。欲以一大縣累賢者。意不亦可乎。公曰。奉親至此。親意旣已便矣。而又更求便官。願公止之也。韓公笑而去。然嘉公引分陰重公。未嘗忘也。及韓公縝以觀文殿大學士守京兆。而故資政殿學士張公瓌守河南。公適通判府事。二人者嘗論公爲人。及上詔舉所知。遂同以公應詔。故公仕宦四十餘年。知交滿朝。若階以進取甚易。而公不爲然。人之知公者多此類也。娶趙氏。視公爵爲恭。人生三男子。兩女子。男子曰仲淵。儒林郎。曰仲文。從事郎。曰仲莊。將仕郎。兩女適昌黎韓公輔。河南趙倣。而仲淵兄弟復有十一男子。每歲時起居爲壽。公坐堂上。三子十一孫成列。再拜于前。公笑而頷之。晚節之慰。可勝道哉。公以大觀四年八月九日終。養于西京之里第。年七十二。以鄭之世墓。無地可窆。乃改卜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司徒之原。葬公焉。實政和四年正月二十日也。而豫屬公之族子仲游銘其墓。仲游曰。世亦有族子而銘其叔父之墓者乎。曰柳宗元銘其叔父侍御史之墓。而六一居士歐陽公銘其叔

父成之墓。仲游曰。然則吾叔父行事可紀而銘亦可爲也。銘曰。在昔冊畢。克成厥終。遐哉邈乎。至于咸通。咸通之相。有庸在史。爰及景德。文簡復起。公何人乎。文簡子子。洵厚且和。克恭以濟。不棘不求。匪遷則最。在漢有人。家于陵里。舉號萬石。公德是似。多子多孫。庶多受祉。銘以永之。惟千萬祀。

魏國王夫人墓誌銘

故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高平范公之夫人王氏。大名人也。曾大父諱祐。爲尙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大父諱某。爲尙書兵部郎中。贈太尉。父諱質。爲天章閣待制。而宰相魏國文正公者。乃天章公之伯父也。始天章公與范文正公相友善。約以兒女爲婚姻。夫人其長女也。以歸高平公。而以次女歸今右丞公。夫人生長于王氏貴盛之時。天章公愛之。居處服用幾于侈。而范氏自文正公起家。卽每事減損。以爲法。雖貴不肯改。居處服用甚約。及夫人歸范氏。人憂以爲不能安。而夫人至。則如未嘗生長富貴之家者。人始賢之。其後高平公仕于朝。益自菲薄。以收宗族。將濟人之緩急。而夫人行之于內。亦均節有無于上下。雖族屬數百指。無異言者。高平公既貴有祿錫。夫人更推財以贖內外。凡男女之孤。無所歸贊。高平公爲之婚姻者數十人。洛陽衣冠家有女子。因其家破。爲人所略賣。夫人聞之。急推金帛以贖之。爲具衣衾資裝以嫁之。于是宗親內外。益以夫人爲賢而不可及也。元祐中。高平公爲宰相。夫人以命婦入見禁中。太皇太后聞夫人之賢。賜夫人坐。問勞慰撫之尤盡。至不用常儀。張椅置足牀。

使夫人坐。夫人不敢正坐。太后揖之使正。夫人不敢登足于牀。太后揖之使登。是時高平公數求去位。因詔夫人勉高平公無求去。且曰。帝富于春秋。大臣耆宿。未可去也。高平公既終去位。以論掾元祐大臣呂大防等謫隨州。繼以散官謫永州。夫人隨至永州。一年薨。壽六十八。實元符元年六月三十日也。夫人之子男五人。曰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而正民、正路先夫人卒。女五人。適崔保孫、莊公岳、司馬宏、蔡穀、郭忠孝。而崔氏、司馬氏二女先夫人卒。歷封同安縣君、同安郡夫人、英衛、燕、魏、四國夫人。夫人薨後二年。高平公得北歸。今天子乃盡復高平公之官爵。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歸潁昌私第。歸後五月。高平公亦薨。其子正平、正思。乃以其年四月十日。舉高平公與夫人之喪。合葬于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之原。而以高平公之治命。屬其門人畢某爲夫人之銘。某從高平公二十年。謂公以忠義世其家。得盛名于天下者。公之所固有也。及聞夫人之事。然後知公所以得名者。夫人有助焉。蓋夫人天性簡儉。治家嚴。而以恩行之。頗知出處進退之大致。高平公爲御史諫官時。數以言事斥逐。家事益落。夫人無險易。若皆安之。時勉公以國事。不及他也。後居相府。公不改平素。而夫人亦不事文繡衣服珠玉。至于輕財樂施。汲汲賙人之急。如恐不及。則其性雅與高平公合。故公一心國事。無所內顧。所得盛名于天下者。夫人之助豈微也哉。以是而銘夫人可矣。銘曰。

夫人之出。有閱其門。皇祖伯父。實惟相臣。歸于范氏。文正公子。亦爲宰相。二家之美。夫人不顯。淑德令儀。合其宗親。仁以濟之。宗親如一。施及于外。以成其家。夫人之志。吾道旣南。靡不居晦。夫人從焉。雖歿而在。

歸附夫子。孔安且正銘以昭之。夫子之命。奚以傳之。必有餘慶。

延安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其上世嘗顯功名于建隆開寶之間。號爲勳臣。夫人年十有八。歸王氏。爲故秦王審琦曾孫。西頭供奉官堯善之婦。生二男四女。而一尙皇叔。故贈太師尙書令荆徐二州牧魏王。爲潭國夫人。因得召見禁中。賜冠帔。元豐二年。魏王有疾。神宗皇帝與慈聖光獻太后。宣仁聖烈太后。皆幸東宮視之。疾少間。潭國夫人入謝。詔問其家世。贈供奉府君成州團練使。封夫人。延安郡太君。魏王亦爲夫人起大第于里中。而子溥又賢。好學通書爲文章。以從科舉。夫人益自慰。乃捐金帛。賙其宗族。及賑施里中之不能自存者。而居家嚴飭。不妄喜笑。縞衣蔬食。齋戒從浮圖法。未嘗爲戚里間事。元祐九年三月九日。以疾卒。卜其年月二十九日庚午。葬于河南府永安縣蘇村秦王之墓次。溥之遭夫人喪也。東平畢某往弔之。拜首稽顙號泣。自云罪罰不孝。以喪夫人。不自死滅。尙惟後事之圖。今葬有日矣。事嚴而迫。願以誌銘爲屬。乞哀而許之。按夫人曾祖諱繼旻。左藏庫使。祖諱崇雋。洛苑使。賀州刺史。父諱武仲。三班借職。世居鄭州之管城。夫人之男長曰涇。先夫人卒。次卽溥也。皆右班殿直。女長適皇叔寧遠軍節度使鞏國公宗祐。封永寧郡夫人。先卒。次適應天府虞城縣主簿趙彥。次適皇叔龔州防禦使仲憫。封靖安郡君。亦先夫人卒。其幼卽潭國夫人。潭國爲神宗之弟婦。今上之叔母。宣仁聖烈太后之子婦。則其母亦不賤。而夫人乃持蠡菲食。勉其子以儒素。賙宗族。賑閭里。以清淨自娛樂。非賢夫人能若是乎。夫人年六十九。一孫男。三孫女。

其孫男名伯鸞云銘曰

維王氏有造于國以基厥家侯王間起踵成其華夫人何歸秦王之裔生子何從魏王之配子配魏王有煒其芳英祖宣仁實爲姑嫜夫人爲母不泰而約匪車輿是憎以約爲樂矧其有子敬恭朝夕夫人燕之旣壽且懌匪夫人是銘孰爲茲石

田孺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九月故宣徽南院使郭公仲通之子忠諫戰歿于永樂其室田氏孺人年二十七旣終其夫之喪父母欲奪而嫁之孺人守義不許事其舅姑及宣徽公薨衛國太夫人寡居而老以嚴聞孺人事之弗懈雞初鳴則起味爽而至衛國之所問安以侍不敢退食飲非孺人所調視不舉衣服非孺人所紉製不服起居上下非孺人扶承不適及夜振牀布席起衾篋枕几以告衛國臥孺人俛而覆之乃退至雞初鳴復起以爲常衛國曰是善事我乃使孺人主其內事方孺人之寡也其子體仁數月以父戰歿得官及長調監南京楚丘縣酒稅衛國命隨其子之官孺人辭不可乃使體仁自之官孺人但往視之三月而歸曰我去衛國之傍三月如三歲也衛國益老孺人事之益盡不復歸其室夜分而寢不離衛國之側張半牀席不帷孺人旣白首衛國尙無恙孺人起恭起孝猶如初爲婦時及衛國薨孺人哭泣思慕二十一日而得疾七月而卒年五十八故洛城之人識與不識皆曰田氏之子郭氏之婦其孝可稱也孺人之望出鴈門自元魏至唐家于京兆今爲京兆人故文思使銀青光祿大夫諱守度之女也年十六歸郭氏生二男

子四女子而寡。未寡時，長男已卒，未名。次卽體仁也。今爲從事郎澤州司戶曹事。旣寡而老，始嫁女娶婦。長女適朝散郎尚書戶部侍郎王革。幼女適從事郎河中府榮河縣丞呂輔修。而其中二女未嫁卒。有四孫。曰申義、好義、與義、和義。孺人之卒，在政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其葬在閏四月二十二日。其葬之地，則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郭氏世墓之次。附其夫之兆。實南化張里之原也。孺人之初病也，猶經理家事。及病日侵，乃手自䟽家事之曲折，以告後人。且曰：我爲嫠婦三十年，事衛國四十二年。衛國之撫我厚，我不敢不盡曲折以告。已而曰：我嫠婦之薄于命者也。一子四孫，是所有也。他無以累後人。人憫我，欲爲一堂以居我。可姑止。我安于廡下久矣。奚以堂爲？遂以孺人手䟽從事云。銘曰：

柔令婉嫵，洵穆且都。有厥家兮，警戒靜專。誓而弗渝，天厥夫兮。左右後先，靡寧靡居。燕厥姑兮，姑之燕矣。嫠之愉矣，姑之逝矣。嫠之痛矣，何痛不已。嫠之盡矣，維其盡矣。是以銘矣。

清源王太君宋氏墓誌銘

清源王君之夫人宋氏者，汝人也。周顯德中，太子太師彥筠之六世孫也。父諱輔臣，祖諱寅，曾祖諱文蔚，或仕或不仕。夫人年十六歸王氏。二十二而寡。季父清臣嘗欲奪而嫁之，不可。至五十九而病卒于汝城中。之里第。初余來居汝，與夫人之子霖兄弟游。比今幾十年，故夫人之病也，往問之。卒也，往弔之。而霖因屬余銘夫人之墓。余雖知其賢，未知其事。以問霖。里中有道者，里中人曰：夫人之喪，其君子也。年尙少，縗衣無飾，以事其舅殿中君。姑長安君，不怠。舅姑有祀事，簠簋非其所，羞不以祀。舅姑有賓客，簠豆非其所。

烹飪不以進。雖舅姑沒不衰。殿中君生六女。皆嫁傍近士大夫家。貧不給。夫人調護之甚厚。不能自任。則廩之。舍止未定。則爲室廬以招之。有緩急。則推金帛以贖之。或致謝焉。則曰。此舅姑之所以庇後人。也不爲諸姑費。則異日無以見舅姑于地下。奚以謝爲。夫人之君子有兄亦蚤世。娣姒之間。相與如姊妹。故孀之從弟。霖亦相與如親兄弟。而凡在夫人之門內者。無小大皆閭閻如也。遂爲孝友之家。至于整比家事。動有法則。薄衣食而厚賓客。雖僮御未嘗以聲色使之。則猶爲夫人之餘事也。余曰。嘻。然哉。吾有聞焉。吾有見焉。凡里人所道者。余亦聞之。而夫人之家。內外千指。邸第稱是。用以自厚。無不可者。而夫人之終。無新衣焉。製衣而斂。此余之所見也。以所見而合所聞。則夫人之事。無可擇者。遂銘夫人之墓。余銘夫人之墓。在改歲後六日。去夫人之喪四十日。其葬後。余之銘二十七日。實大觀二年二月三日也。夫人之君子諱陳。二子七孫。其長子曰駒。早卒。次卽霖也。其孫一男子。六女子。孫男二歲未名。孫女以次適人矣。其葬之里曰王道。鄉曰新豐。在汝梁縣東十里云。銘曰。

夫人之歸。灼其華。簠簋籩豆。孰與加。縕衣恤緯。矢靡他。燕及諸姑。亦孔嘉。里中之衆。不汝瑕。端以孝友名其家。雖不百歲庸何嗟。

仁昌縣太君李夫人墓誌銘

曩遊洛孟之間。觀書于慕容氏。得會稽顧臨所作隱君之誌。言隱君築室河上。終其身不仕。御家合族資生之具。一皆有法。而上下均一。不見聲色。閨門之內。整于公府。因廢書而嘆曰。隱君治家之管仲也。賢哉。

後吾以中子娶隱君之季女。頗知其夫人亦有賢操。躬自減損。而調護門內之人。小大曲盡。始悟隱君以治家成名者。夫人有助焉。及夫人終養而葬。其孤泣血。屬予爲銘。得所書行事一卷觀之。言夫人幼失父母。而知哀。長與兄嫂而知順。教子而子好學有成。教女而女嫁人皆爲賢婦。與其姊安福縣君同處。陳氏之門。而知相尊愛。終安福之身如一日。兄喪。嫂孤貧。不能自生養。夫人存問資給。而終嫂之身如一日。則又廢書而嘆曰。豈特隱君者治家之管仲。而夫人亦隱君之孟光也。蓋夫人之性。和而有禮。寬而有法。平居未嘗與人忤。而人忤之。則嘿然不知校也。曰忤而校。是與忤我者等夷也。推此心于門中。門中其有不順者乎。然陳氏自唐歷五代。至今合食共居者幾二十世。家數千指。非世世有賢子。而又有賢婦。豈能也哉。而夫人卽吾所見之一人也。是可銘也。夫人姓李氏。故光祿少卿晟之子。皇祐五年。歸于隱君。年十七。大觀元年。以子恩封仁壽縣太君。三年正月六日。以疾終于里第。年八十。卽以明年正月丁卯。歸祔于河陽縣太平鄉北閭里隱君之墓。子三人。女四人。孫男女八人。長子曰立之。奉議郎通判齊州。仲溫之季至之。皆爲名進士。女長適朝請郎文維申。次金部員外郎范域。次翼城縣丞李操。次均州司理參軍畢大亮。而文氏畢氏二女。皆先夫人卒。所謂隱君者。名安禮。字正叔。以行義居鄉。可出而處。故號隱君。贈太尉諱貫之季子也。銘曰。

陳氏之系遠矣。合百室而與居。非子子婦婦而繼出。安能傳世十九而同廬。隱君之賢。吾所聞也。既有誌之者矣。夫人之賢。吾所見也。其可不誌而舍諸。少而知哀者性也。長而知順者義也。況又能親其親而恤

孤隱君之阡。比于皇姑。夫人從之。其安只且。

畢氏墓誌銘

宋故尙書駕部郎中贈太常少卿畢公從古第五女。生而柔惠和厚。女之賢者也。蓋嘗許歸于人矣。而以熙寧六年正月十四日卒于汝陰之沈丘。年十有八。至元豐六年八月十一日。歸葬于開封府管城縣富戶鄉祖姑李氏之墓次。其母德興縣太君陳氏哀其未嫁而夭也。實使仲甫治葬。而使某序而銘之。銘曰。奚厚而質。奚嗇而齡。維家之矜。其藏其銘。

